

冊十七

紅樓夢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事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在己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則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

書名 紅樓夢一百二十回 乾隆五十六年
 序刊本
 撰者 清曹霽撰，清高鶚續
 卷 冊十七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3
 編號 D8653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紅樓夢一百二十回 乾隆五十六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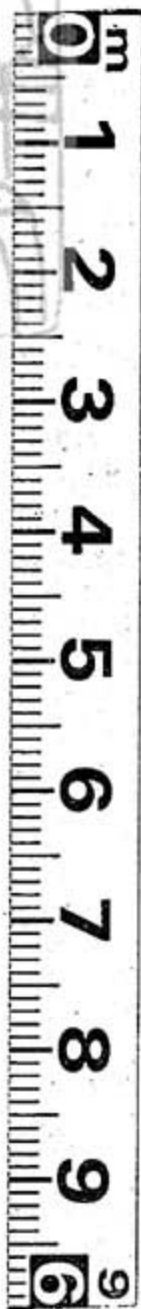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紅樓夢

第一回

紅樓夢第十七本

2974 (17)



双紅堂
小說
53(17)

科2974

(17)

紅樓夢第八十一回

古旺相四美釣游魚了奉嚴詞兩番人家塾

且說迎春歸去之後邢夫人像沒有這事倒是王夫人撫
了一場却甚實傷感在房中自己歎息了一回只見寶
玉走來請安看見王夫人臉上似有淚痕也不敢坐只在
傍邊站着王夫人叫他坐下寶玉纔捱上炕來就在王夫
人身旁坐了王夫人見他呆呆的蹙着似有欲言不語的
光景便道你又爲什麼這樣呆呆的宝玉道並不爲什麼
只是昨兒聽見二姐姐這種光景我實在替他心不得昨
不敢告訴老太太却這兩夜只是睡不着幾想明個這樣

人家的姑娘那裡受得這樣的委屈況且二姐姐是個最懦弱的人向來不會和人拌嘴偏偏兒的遇見這樣沒心東西竟一點兒不知道女人的苦處說着幾乎滴下淚來王夫人道這也是没法見的事俗話說的嫁出去的女孩兒潑出去的水叫我怎麼樣呢宝玉道我昨兒夜裡倒想了一個主意咱們索性回明了老太太把二姐姐接回來還叫他紫菱洲住着仍舊我們姐妹弟兄們一塊兒吃一塊兒頑省得受孫家那混賬行子的氣等他來接偕們硬不叫他去由他接一百回咱們留一百回只說是老太太的主意這個豈不好呢王夫人聽了又好笑又好前兒二姐姐回來的樣子和那些話你也都聽見看見了我想大到了大的時候爲什麼要嫁嫁出去受人家這般苦楚還記得咱們初結海棠社的時候大家吟詩做東道那時候何等熱鬧如今宝如七家去了連香菱也不能過來二姐姐又出了門去了幾個知心知意的人都不在一處弄得這樣光景我原打算去告訴老太太接二姐姐回來誰知太太不依倒說我跌混說我又不敢言語這不多几時你瞧瞧園中光景已經大變了若再過几年又不知怎麼樣了故此越想不由人不在心裡難受起來黛玉所了這番言語把頭漸漸的低了下去身子漸漸的退至炕上

一言不發噴了口氣便向裡躺下去了紫鵲剛拿進茶來
見他兩個這樣正在納悶只見襲人來了進來看見寶玉
便道二爺在這裡呢麼老太太那裡叫呢我估量着二爺
就是在這裡黛玉所見是襲人便欠身起來讓坐黛玉的
兩個眼圈兒已經哭的通紅了寶玉看見道妹妹我剛纔
說的不過是些歇話你也不用傷心你要想我的話貼身
子更要保重纔好你歇歇兒罷老太太那邊叫我我看看
去就來說着往外走了襲人悄悄黛玉道你兩個人又爲
什麼黛玉道他爲他二姐如傷心我是剛纔眼睛發癢揉
的並不爲什麼襲人也不言語忙跟了寶玉出來各自散

了寶玉來到賈母那邊賈母却已經歇晌只得回到怡紅
院到了午後寶玉睡了中覺起來甚覺無聊隨手拿了一
本書看襲人見他看書忙去泡茶伺候誰知宝玉拿的那
本書却是古樂府隨手翻來正看見曹孟德對酒當歌人
生幾何一首不覺刺心因放下這一本又拿一本看時却
是晉文翻了幾頁忽然把書掩上托着腮只管痴癡的坐
着襲人倒了茶來見他這般光景便道你爲什麼又不看
了寶玉也不答言接過茶來喝了一口便放下了襲人一
時摸不着頭腦也只管站在傍邊歎歎的看着他忽見寶
玉站起來嘴裡咕咕嚶嚶的說道好一個放浪形骸之外

襲人听了又好笑又不敢問他只得勸道你若不愛看這些書不如還到園裡逛逛也省得悶出毛病來那寶玉只管口中答應只管出着神往外走了一時去到沁芳亭但見蕭疎景象人去房空又來至蘅蕪院更是香草依然門窗掩閉轉過籬香榭來遠遠的只見几個人在蘼蕪一帶關于上靠着有幾個小丫頭蹣跚在地下找東西寶玉輕輕的走在假山背後听着只聽一個說道看他狀上來不洗上來好似李紋的語音一個笑道好下去了找知道他不上來的這個却是探春的聲音一個又道是了姐姐你別功只管等着他橫豎上來一個又說上來了一個不都是李

結那岫烟的聲見寶玉心不在於了一塊小石頭見從那水裡一摞咕咚一聲四個人都嚇了一跳驚訝道這是誰這麼促狹唬了我們一跳寶玉笑着從山子後直跳出來笑道你們好樂啊怎麼不叫我一聲兒探春道我就知道再不是別人必是一二哥哥這樣淘氣沒什麼說的你好好兒的賠我們的魚罷剛纔一個魚上來剛剛兒的要釣着叫你唬跑了寶玉笑道你們在這裡頑竟不我我我還要罰你們呢大家笑了一回寶玉道僧們大家今兒釣魚占誰的運氣好看誰釣得着就是他今年的運氣好釣不着就是他今年運氣不好僧們誰先釣探春便讓李紋李

紋不肯探春笑道這樣就是我先釣回頭向寶玉說道二哥哥你再赶走了我的魚我可依了寶玉道頭裡原是我斐曉你們頑這會子你只管釣罷探春把絲絹拋下沒十來句話的工夫就有一個楊葉窠兒吞着鉤子把漂兒墜下去探春把竿一跳往地下一擦却是活迸的侍書在滿地上亂抓兩手捧着攔在小磁罈內清水養着探春把釣竿遞與李紋李紋也把釣竿垂下但覺絲兒一動忙挑起來却是個空鉤子又垂下去半晌釣絲一動又挑起來還是空鉤了李紋把那鉤子拿上來一瞧原來往裡鉤了李紋笑道怪不得鉤不着忙叫素去把鉤子敲好了換上

新虫十上邊貼好了葦片兒垂下去一會兒見葦片直沉下去急忙提起來倒是一個二寸長的鱒瓜兒李紋笑着道宝哥哥釣罷宝玉道索性三妹妹合那妹妹釣了我再釣岫烟却不答言只見李綺道宝哥哥先釣罷說着水面上起了一個泡兒探春道不必儘着讓了你看一魚都在三妹妹那邊呢還是三妹妹快着釣罷李綺笑着得了釣竿兒果然沉下去就釣了一個然後岫烟也釣着了一個隨將竿子仍舊遞給探春探春總遞與寶玉寶玉道我是要做姜太公的便走下石磯坐在池邊釣起來豈知那水裡的魚看見人影兒都躲到別處去了寶玉揄着釣竿等

了半天那釣絲兒動也不動剛有一個魚兒在水邊吐沫
寶玉把竿子一幌又唬走了急的寶玉道我最是個性兒
急的人他偏性兒慢這可怎麼樣呢好魚兒快來罷你也
成全成全我呢說得四人都笑了一言未了只見釣絲微
微一動寶玉喜得滿懷用力往上一塊把釣竿各石上一
碰折作兩段絲也振斷了釣子也不知往那裡去了衆人
越發笑起來探春道再沒見像你這樣莽人正說着只見
麝月慌慌張張的跑來說二爺老太太醒了叫你快去呢
五個人都唬了一跳探春便問麝月道老太太叫二爺什
麼事麝月道我也不知道就只聽見說是什麼鬧破了叫

寶玉來問還要叫璉二奶奶一塊兒查問呢嚇得寶玉發
了一回歎說道不知又是那個了頭遭了瘟了探春道不
知什麼事二哥哥你快去有什麼信兒先叫麝月來告訴
我們一聲兒說着便同李紋李綺岫烟走了寶玉走到賈
母房中只見王夫人陪着賈母摸牌寶玉看見無事總把
心放下了半賞母見他進來便問道你前年那一次大
病的時候後來虧了一個瘋和尚和個癩道士治好了的
那會子病裡你覺得是怎麼樣寶玉想了一回道我記得
得病的時候兒好好的站着倒像背地裡有人把我攔頭
一頓狠的眼睛前頭漆黑看見滿屋子裡都是些青面獠

牙手刀舉搥的惡鬼躺在炕上覺着腦袋上加了幾個腦
錘是的已後便疼的任什麼不知道了到好的時候又記
得堂屋裡一片金光直照到我房裡來那些鬼都跑着躲
避便不見了我的頭也不疼了心上也就清楚了賈母告
訴王夫人道這個孩兒也就差不多了說着鳳姐也進來
了見了賈母又回身見過了王夫人說道老祖宗要問我
什麼賈母道你前年害了邪病你還記得怎麼樣鳳姐兒
笑道我也並不記得但覺自己身子不自主倒像有些
鬼怪拉拉扯扯要我殺人總如有什麼拿什麼見什麼殺
什麼自己原醫很乏只是不能住手賈母道好的時候還

記得麼鳳姐道好的時候好像空中有人說了戶句話是
的却不記得說什麼來着賈母道這麼看起來竟是他了
他姐兒兩個病中的光景合纒說的一樣這老東西竟這
樣壞心賈母枉認了他做乾媽倒是這個和尚道人阿彌
陀佛纔是救寶玉性命的只是沒有報答他鳳姐道怎麼
老人一想起我們的病來呢賈母道你問你太太去找喇
囉說王夫人道纔剛老爺進來說起寶玉的乾媽竟是個
和尚東西邪魔怪道的如今鬧破了被錦衣府拿在送入
刑部還要問死罪的了前儿天被人告發的那個人叫做
什麼惡三保有一所房子賣與對過當舖裡這房子加

了凡倍價錢潘三保還去加當舖裡那裏這肯潘三保更
負贖了這老東西因他常到當舖裡去那當舖裡人的內
眷都與他好的他就使了姻法兒叫人家的人便得了邪
病家翻宅亂起來他又去說這個病他能治就別些神馬
紙錢燒獻了果然見效他又向人家內內眷們要了十几
兩銀子豈知若佛翁有張應該敗露了這一天急要回去
掉了一個絹包兒當舖裡人檢起來一看裡頭有許多紙
人還有四九子狼香的香正咤異着呢那老東西倒回來
我這絹包兒這裡的人就和他拿住身邊一搜搜出一個
匣子裡面有象牙刻的二男一女不家衣服光着身子的

兩個魔王還有七根硃紅繡花針立時送到錦衣府去問
出許多官員家大戶太太姑娘們的隱情事來所以知會
了營裡把他家中一抄抄出好些泥塑的煞神几匣子鬧
查炕背後空屋子裡掛着一盞七星燈燈下有幾個草人
有頭上戴着腦箍的有胸前穿著釘子的有項上拴着鎖
子的櫃子裡無數紙人屍底下几篇小賬上面記著某家
驗過應我銀若干得人家油錢香分也不計其數鳳姐道
俗們的病一準是他我記得俗們病後那老妖精向趙姨
媽處來過凡次要向趙姨媽討銀子見了我便脫上變貌
變色兩眼驚鵝是的我當初還猜疑了几遍總不知什麼

原故如今說起來却原來都是有因的但只我在這裡當家自然惹人恨怨怪不得人治我寶玉可合人有什麼難呢忍得下這個毒手賈母道焉知不因我疼宝玉不疼環兒竟給你們種了毒了呢王夫人道這老貨已經問了罪實不好叫他來對証沒有對証趙姨娘那裡肯認賬事情又大鬧出來外面也不雅等他自作自受少不得要自己敗露的賈母道你這話說的也是這樣事沒有對証也難作準只是佛爺菩薩看的真他們姐兒兩個如今又比誰不濟了呢罷了過去的事鳳哥兒也不必提了今日你合你太太都在我這裡吃了晚飯再過去罷遂叫鴛鴦琥珀

等傳飯鳳姐趕忙笑道怎麼老祖宗倒操起心來王夫人也笑了只見外頭幾個媳婦伺候鳳姐連忙告訴小丫頭子傳飯我合太太都跟着老太太吃正說着只見玉釧兒走來封王夫人道老爺要我一件什麼東西請太太伺候了老太太的飯完了自己去找一找呢賈母道你去罷保不在你老爺有要緊的事王夫人答應着便留下鳳姐兒伺候自己退了出來回至房中合賈政說了些閒話把東西我了出來賈政便問道迎兒已經回去了他在孫家怎麼樣王夫人道迎了頭一肚子眼淚說孫姑爺見構的了不得因把迎春的話述了一遍賈政嘆道我原知不是對

頭無余大老爺已說定了教我也沒法不過迎了頭受些
委屈罷了王夫人道這還是新媳婦只指望他已後好了
好說着嗤的一笑賈政道笑什麼王夫人道我笑寶玉今
兒早起特特的到這屋裡來說的都是些孩子話賈政道
他說什麼王夫人把寶玉的言語笑述了一遍賈政也忍
不住的笑因又說道你提寶玉我正想起一件事來這小
孩子天天放在園裡也不是事生女兒不得濟還是別人
家的人生兒若不濟事關係非淺前日倒有人和我提起
一位先生來學問人品都是極好的也是南邊人但我想
南邊先生性情最是和乎俗們城裡的孩子個個踢天弄

井鬼聰明倒是有有的可以搪塞就搪塞過去了胆子又大
先生再要不肯給沒臉一日哄哥只是的沒的白耽誤了
所以老輩子不肯請外頭的先生只在本家擇出有年紀
再有點學問的請來掌家塾如今儒大老爺雖學問也只
中平但還彈壓的住這些小孩子們不至以顛預了事我
想宝玉閒着總不好不如仍舊叫他家塾中讀書去罷了
王夫人道老爺說的狠是自從老爺外往去了他又常病
竟耽擱了好几年如今且在家學裡溫習溫習也是好的
賈政點頭又說些閒話不題且說寶玉次日起來梳洗已
畢早有小廝們傳進話來說老爺叫二爺說話寶玉忙整

理了衣服來至賈政書房申請了安站着賈政道你近來作些什麼功課雖有幾篇字也真不得什麼我看你近來的光景越發比頭幾年散蕩了況且每每聽見你推病不肯念書如今可太好了我還聽見你天天在園子裡和姊妹們頑頑笑笑甚至和那些丫頭們混鬧把自己的正經事總丟在腦袋後頭就是做得幾句詩詞也並不怎麼樣有什麼稀罕處比如應試選舉到底以文章為主你這上頭倒沒有一點兒工夫我可囑咐你自今日起再不許做詩做對的了單要習學八股文章限你一年若毫無長進你也不用念書了我也不願存你這樣的兒子了遂叫李

貴來說明兒一早傳焙茗跟了寶玉去收拾應念的書籍一齊拿過來我着看擬自送他到家學裡去喝命寶玉去罷明日起早來見我寶玉聽了半日竟無一言可答因回到怡紅院來襲人正在着急聽信見說取書倒也歡喜獨是寶玉要人即刻送信與費母欲叫攔阻費母得信使命人叫過寶玉來告訴他說只管放心先去別叫你老子生氣有什麼難為你我呢寶玉没法只得回來囑咐了丫頭們明日早早叫我老爺等着送我到家學裡去呢襲人等答應了同麝月兩個倒替着醒了一夜次日一早襲人便叫醒寶玉梳洗了換了衣服打發小丫頭子傳了焙

茗在二門上伺候拿着書籍等物襲人又催了兩遍寶玉只得出來過賈政書房中來先打聽老爺過來了沒有書房中小廝答應方纔一位清客相公請老爺回話裡邊說梳洗呢命清客相公出去候着去了寶玉聽了心裡稍稍安頓連忙到賈政這邊來恰好賈政着人來叫寶玉便跟着進去賈政不免又囑咐幾句話帶了寶玉上了車陪茗拿着書籍一直到家塾中來早有人先搶一步回代儒說老爺來了代儒站起身來賈政早已走入向代儒請了安拉着手問了好又問老太太近日安麼寶玉過來也請了安賈政站着請代儒坐了然後坐下賈政道我今日自己

送他來因要求托一番這孩子年紀也不小了到底要教個成人的舉業纔是終身立身成名之道如今他在家中只是和些孩子們混鬧雖懂得幾句詩詞也是胡謔亂道的就是好了也不過是風雲月露與一生成正事毫無關係代儒道我看他相貌也還体面靈性也還去得爲什麼不念書只是心野貪頑詩詞一道不是學不得的只要發達了已後再學還不遲呢賈政道原是如此目今只求叫他讀書講書作文章倘或不聽教訓還求太爺認真的管教他絕不至有名無實的自耽誤了他的一世說畢站起來又作了一個揖然後說了些閒話纔辭了出去代儒送

至門首說老大大前替我問好請安罷賈政答應着自己
上車去了代儒回身進來看見寶玉在西南角靠窗戶擺
着一張花梨小桌右邊堆下兩套舊書薄薄兒的一本文
章叫焙茗將紙墨筆硯都擱在抽屜裡藏着代儒道寶玉
我聽見說你前兒有病如今可大好了寶玉站起來道大
好了代儒道如今論起來你可也該用功了你父親望你
成人懇切的狠你且說從前念過的書打頭兒理一遍每
日早起理書飯後寫字晌午講書念幾遍文章就是了寶
玉答應了个是回身坐下時不免四面一看見昔時金蓉
簪不見了幾個又添了幾個小學生都是些粗俗平常的
忽然想起秦鍾來如今沒有一個做得伴說的知心話兒
的心上凄然不樂却不敢作聲只是悶着看書代儒告訴
寶玉道今日頭一天早些放你家去罷明日要講書了俱
是你又不是狠愚夯的明日我倒要你先講一兩章書我
聽試試你近來的工課何如此終曉得你到怎麼個分兒
上頭說得寶玉心中亂跳欲知明日聽解何如且聽下回
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二回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病蕭湘痴魂驚惡夢

話說宝玉下學回來月了賈母賈母笑道好了如今野馬
上了籠頭了去罷見見你老爺回來散散兒去罷宝玉答
應着去見賈政賈政道這早晚就下了塾師父給你定了
工課沒有宝玉道定了早起理書飯後寫字晌午講書念
文章賈政聽了點點頭兒因道去罷還到老太太那边陪
着坐坐去你也該學些人功道理別一味的會頑晚上早
些睡天天上學早些起來你聽見了宝玉連忙答應幾個
是退出來忙忙又去見王夫人又到賈母那边打了个照

面兒趕着出來恨不得一走就走到瀟湘館纔好剛進門口便拍着手笑道我依舊回來了猛可裡倒唬了黛玉一跳紫鵲打起簾子宝玉進來坐下黛玉道我恍惚聽見你念書去了這麼早就回來了宝玉道嗳呀了不得我今兒不是被老爺叫了念書去了麼心上倒像沒有和你們見面的日子了好容易熬了一天這會子瞧見你們竟如死而復生的一樣真七古人說一日三秋這話再不錯的黛玉道你上頭去過了沒有寶玉道都去過了黛玉道別處呢宝玉道沒有黛玉道你也該瞧上他們去寶玉道我這會子懶得動了只和妹上坐著說一會子話兒罷老爺還

叫早睡早起只好明兒再瞧他們去了黛玉道你坐坐兒可是正該歇上兒去了寶玉道我那裡是乏只是悶得慌這會子偕們坐着總把悶散了你又催起我來黛玉微上的一笑因叫紫鵲把我的龍井茶給二爺泡一碗二爺姐今念書了比不的頭裡紫鵲笑着答應去拿茶葉叫小丫頭子泡茶宝玉接着說道還提什麼念書我最厭這些道學話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誑功名混飯吃也罷了還要說代聖賢立言好些的不過拿些經書湊搭湊搭還罷了更有一種可笑的肚子裡原沒有什麼東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還自以為博奧這那裡是闡發聖賢的道理

且下老爺曰口舌七叫我學這個我又不肯違拗你這會子還提念書呢黛玉道我們女孩兒家雖然不要這個但小時跟着你們兩村先生念書也曾看過內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遠的那時候雖不大懂也覺得好不可一舉抹倒況且你要取功名這個也清貴些宝玉聽到這裡覺得不甚人耳因想黛玉從來不是這樣人怎麼也這樣勢慾薰心起來又不敢在他跟前駁回只在鼻子眼裡笑了一聲正說着忽聽外面兩個人說話却是秋紋和紫鵲只聽秋紋道襲人姐姐叫我老太太那裡接去誰知却在這裡紫鵲道我們這裡總泡了茶索性讓他喝了再

去說着二人一齊進來寶玉和秋紋笑道我就過去又勞動你來我秋紋未及答言只見紫鵲道你快喝了茶去罷人家都想了一天了秋紋啞道好混賬了頭說的大家都笑了寶玉起身纔辭了出來黛玉送到屋門口兒紫鵲在階下站着宝玉出去纔回房裡來却說宝玉回到怡紅院中進了屋子只見襲人從裡間迎出來便問回來了麼秋紋應道二爺早來了在林姑娘那邊來着寶玉道今日有事沒有襲人道事却沒有方總太太叫鴛鴦姐上來吩咐我們如今老爺發狠叫你念書如有了娘們再敢和你頑笑都要照着晴雯同棋的例辨我想伏侍你一塲賺

了這些言語也沒什麼趣兒說着便傷起心來寶玉忙道
好姐儿你放心我只好生念書太太再不說你們了我今
兒晚上還要看着書明日師父叫我講書呢我要使喚橫豎
有麝月秋紋呢你歇去罷襲人道你要真肯念書我們
伏侍你也是欢喜的宝玉聽得了趕忙吃了晚飯就叫點
燈把念过的四書翻出來只是從何處看起翻了一本看
去章上裡頭似乎明白按起來却不很明白看着小註
又看講章開到梆子下了自己想道我在詩詞上覺得
很容易在這個上頭竟沒頭腦便坐着呆呆的歎想襲人
道歇去罷做工夫也不在這一時的寶玉嘴裡只管胡亂

答應麝月襲人纔伏侍他睡下兩個纔也睡了及至睡醒
一覺听得宝玉炕上還是翻來覆去襲人道你還醒着呢
麼你倒別混想了養養神明兒好念書至玉道我也是這
樣想只是睡不着你來給我揭去一層被襲人道天氣不
熱別揭罷至玉道我心裡煩躁的狠自把被窩褪下來襲
人忙爬起来按住把手去他頭上一摸覺得微有些發
燒襲人道你别動了有些發燒了至玉道可不是襲人道
這是怎麼說呢至玉道不怕是找心煩的原故你别吵嚷
省得老爺知道了必說我裝病逃學不然怎麼病的這樣
巧明兒好了原到學裡去就完事了襲人也覺得可憐說

道我靠著你睡罷使和宝玉搥了一回脊梁不知不覺大家都睡着了直到紅日高升方纔起來宝玉道不好了晚了急忙梳洗畢問了安就往學裡來了代儒已經變着臉說怪不得你老爺生氣說你沒出息第二天你就懶惰這是什麼時候纔來宝玉把些兒發燒的話說了一遍方過去了原舊念書到了下晚代儒道宝玉有一章書你來講講宝玉過來一看却是後生可畏章宝玉心上說這還好幸虧不是學庸問道怎麼講呢代儒道你把節旨句子細細兒講來宝玉把這章先朗七的念了一遍說這章書是聖人勉勵後生教他及時努力不要弄到說到這裡抬頭

向代儒一唯代儒覺得了笑了一笑道你只管說講書是沒有什麼避忌的禮記上說臨文不諱只管說不要弄到什麼玉玉道不要弄到老大無成先將可畏二字激發後生的志氣後把不足畏二字警惕後生的將來說罷看着代儒代儒道也還罷了畢講呢宝玉道聖人說人生少時心思才力樣上聰明能幹實在是可怕的那裡料得定他後來的日子不像我的今日若是悠七忽七到了四十歲又到五十歲既不能發達這種人雖是他後生時像個有用的到了那個時候這一輩子就沒有人怕他了代儒笑道你方纔節旨講的倒清楚只是句子裡有些孩子氣

無聞二字不是不能發積做官的話聞是實在自己能啟明理道就不做官也是有聞了不然古聖賢有遯世不見知的豈不是不做官的人難道也是無聞麼不足畏是使人料得定方與焉知的知字對針不是怕的字眼要從這裡看出方能入細你懂得不懂得宝玉道薩得了代儒道還有一章你也講一講代儒往前揭了一篇指給宝玉宝玉看是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宝玉覺得這一章却有些刺心便陪笑道這句話沒有什麼講頭代儒道胡說譬如場中出了這個題目也說沒有做頭麼宝玉不得已講道是聖人看見人不肯好德見了色便好的了不得殊不知德是性中本有的東西人偏都不肯好他至於那個色呢雖也是從先天中帶來無人不好的但是德乃天理色是人慾人那裡肯把天理好的像人慾是的孔子雖是嘆息的話又是望人回轉來的意思并且見得人就有好德的好得慾是浮淺直要像色一樣的好起來那纔是真好呢代儒道這也講的罷了我有句話問你你既懂得聖人的話爲什麼正犯着這兩件病我雖不在家中你們老爺也不曾告訴我其實你的毛病我却盡知的做一個人怎麼不望長進你這回兒正是後生可畏的時候有聞不足畏全在你自己做去了我如今限你一個月把念過的

舊書全要理清再念一個月文章已後我要出題目叫你
作文章了如若懈怠我是斷乎不依的自古道成人不自
在自在不成人你好生記着我的話宝玉答應了也只得
天天按着功課幹去不提且說宝玉上學之後怡紅院中
甚覺清淨閒暇襲人倒可做些活計拿着針線要綉個摺
柳包兒想着如今宝玉有了工課了頭們可也沒有餓荒
了早要如此晴雯何至弄到沒有結果克死狐悲不覺滴
下淚來忽又想到自己終身本不是宝玉的正配原是偏
房宝玉的爲人却還拿得住只怕娶了一個利害的自己
便是尤二姐香菱的後身素來看着賈母王夫人光景及

鳳姐兒往七露出話來自然是黛玉無疑了那襲人就是
個多心人想到此際臉紅心跳拿着針不知戳到那裡去
了傾把活計放下走到黛玉處去探探他的口氣黛玉正
在那裡看書見是襲人欠身讓坐襲人也連忙迎上來問
姑娘這几天身子可大好了黛玉道那裡能設不過畧硬
朗些你在家裡做什麼呢襲人道如今宝二爺上了學房
中一點事兒沒有因此來瞧七姑娘說說話兒說些紫鵑
拿茶來襲人忙姑起來道妹七坐着罷因又笑道我前兒
所見秋紋說妹七背地裡說我們什麼來著紫鵑也笑道
姐七信他的話我說宝二爺上了學房姑娘又隔斷了連

香菱也不過來自然是悶的襲人道你还提香菱呢這纔苦呢撞着這位太歲奶子難爲他怎麼過把手伸著兩個指頭道說起來比他还利害連外頭的臉面都不顧了黛玉接着道他也說受了尤二姑娘怎麼死了襲人道可不是想來都是一個人不過各分裡頭差些何苦這樣毒外面名聲也不好叫黛玉從不聞襲人背地理說人今听此話有因便說道這也难說但凡家庭之事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襲人道做了旁边人心裡先怯了那裡倒敢去欺負人呢說着只見一個婆子在院裡問道這裡是林姑娘的屋子麼那位姐姐在這裡呢雪雁出來一看糗七糊七認得是薛姨媽那邊的人便問道作什麼婆子道我們姑娘打發來給這裡林姑娘送東西的雪雁道略等七兒雪雁進來回丫黛玉黛玉便叫領他進來那婆子進來請了安且不說送什麼只是觀着眼睛黛玉臉上倒不好意思起來因問道宝姑娘叫你來送什麼婆子方笑着回道我們姑娘叫給姑娘送了一瓶兒蜜餞荔枝來回頭又瞧見襲人便問道這位姑娘不是宝二爺屋裡的花姑娘麼襲人笑道媽七怎麼認得我婆子笑道我們只在太太屋裡看屋子不大跟太太姑娘出門所以姑娘們都不大認得姑娘們碰著到我們那邊去我們都模

來一看糗七糊七認得是薛姨媽那邊的人便問道作什麼婆子道我們姑娘打發來給這裡林姑娘送東西的雪雁道略等七兒雪雁進來回丫黛玉黛玉便叫領他進來那婆子進來請了安且不說送什麼只是觀着眼睛黛玉臉上倒不好意思起來因問道宝姑娘叫你來送什麼婆子方笑着回道我們姑娘叫給姑娘送了一瓶兒蜜餞荔枝來回頭又瞧見襲人便問道這位姑娘不是宝二爺屋裡的花姑娘麼襲人笑道媽七怎麼認得我婆子笑道我們只在太太屋裡看屋子不大跟太太姑娘出門所以姑娘們都不大認得姑娘們碰著到我們那邊去我們都模

糊記得說着將一個瓶兒遞給雪雁又回頭看黛玉因笑着向襲人道怨不得我們太太說這林姑娘和你們宝二爺是一對兒原來真是天仙似的襲人見他說話造次連忙岔道媽也你乏了坐坐吃茶罷那婆子笑嘻嘻的道我們那裡忙呢卻張羅琴姑娘的事呢姑娘還有兩瓶荔枝叫給宝二爺送去說着顛上魏也告辭出去黛玉雖惱這婆子方纔冒撞但因是宝釵使來的也不好怎麼樣他等他出了屋門纔說一声道給你們姑娘道費心那老婆子逃只管嘴裡咕也噥也的說這樣好模樣兒除了宝玉什麼人擊受的起黛玉只粧沒聽見襲人笑道怎麼人到

了老來就是混說白道的叫人听着又生氣又好笑一時雪雁拿過瓶子來現黛玉看黛玉道我懶得吃拿了擱起去罷又說了一回話襲人纔去了一時曉粧將卸黛玉進了套間猛抬頭看見子荔枝瓶不禁想起日間老婆子的一番混話甚是刺心當此黄昏人靜于愁萬緒堆上心來想起自己身子不牢年紀又大了看宝玉的光景心裡雖沒別人但是老太太舅母又不見有半占意思深恨父母在時何不早定了這頭婚姻又轉念一想道倘若父母在別處定了婚姻怎能說似宝玉这般人材心地不如此時尚有可圖心內一上一下輾轉纏綿竟道像韃韃一般嘆

了一回氣扇了几点淚無情無緒和衣倒下不知不覺只
見小丫頭走來說道外面雨村賈老爺請姑娘黛玉道我
雖跟他讀過書却不比男孺生要見我做什麼況且他和
舅、往來從未提起我也不便見的因叫小丫頭回覆身
上有病不能出來與我請安道謝就是了小丫頭道只怕
要與姑娘道喜南京还有人來接說着又見鳳姐同邢夫
人王夫人宝釵等都來笑道我們一來道喜二來送行黛
玉慌道你們說什麼話鳳姐道你还粧什麼呆你難道不
知道林姑爺陞了湖北的糧道娶了一位繼母十分合心
合意如今想着你摺在這裡不成事體回托了賈雨村作

媒將你許了你繼母的什麼親戚還說是續弦所以著人
到這裡来接你回去大約一到家中就要過去的都是你
繼母作主怕的是道兒上沒有照應还叫你連二哥也送
去說得黛玉一身冷汗黛玉又恍惚父親果在那裡做官
的樣子心上急著硬說道沒有的事都是鳳姐上混鬧只
見邢夫人向主夫人使個眼色兒他還不信呢僮們走罷
黛玉含著淚道二位舅母坐上去眾人不言語都冷笑而
去黛玉此時心中乾急又說不出來哽哽咽咽上恍惚又是
和賈母在一處的是的心中思道此事惟求老太太或還
可救于是兩腿跪下去抱著賈母的腰說道老太太救我

我南邊是死也不去的况且有了繼母又不是我的親娘我是情愿跟著老太太一塊兒的但見老太太呆著臉兒笑道這個不干我事黛玉哭道老太太這是什麼事呢老太太道續弦也好倒多一副粧套黛玉哭道我若在老太太跟前决不使這裡分外的開錢只求老太太救我賈母道不中用了做了女人終是要出嫁的你孩子家不知道在此地終非了局黛玉道我在這裡情願自己做個奴婢過活自做自吃也是愿意只求老太太作主老太太總不言語黛玉抱著賈母的腰哭道老太太你向來最是慈悲的又最疼我的到了緊急的時候怎麼全不管不更說我是你的外孫女兒是隔了一層了我的娘是你的親生女兒看我娘分上也該護庇些說着撞在懷裡痛哭聽見賈母道鴛鴦你來送姑娘出去歇歇我到被他鬧乏了黛玉情知不是路了求去無用不如尋個自盡站起來往外就走深痛自己沒有親娘便是外祖母與舅母姊妹們平時何等待的好可見都是假的又一想今日怎麼獨不見宝玉或見一面看他還有法兒便見宝玉站在面前笑嘻嘻的說妹七大喜呀黛玉听了这一句話越發急了也顧不得什麼了把宝玉緊七拉住說好宝玉我今日纔知道你是個无情无義的人了宝玉道我怎麼无情无義你既有

了人家兒借們各自幹各自的了黛玉越听越氣越沒了
主意只得拉著宝玉哭道好哥儿你叫我跟了誰去宝玉
道你要不去就在這裡住著你原是許了我的所以你總
到我們這裡來我待你是怎麼樣的你也想七黛玉恍惚
又像果曾許過宝玉的心內忽又轉悲作喜問宝玉道我
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你到底叫我去不去宝玉道我說
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話你就暗上我的心說著就拿著
一把小刀子往胸口上一劃只見鮮血直流黛玉嚇得魂
飛魄散忙用手握著宝玉的心窩哭道你怎麼做出這個
事來你先來殺了我罷宝玉道不怕我拿我的心給你瞧

還把手在劃開的地方見亂抓黛玉又驚又哭又怕人撞
破抱住宝玉痛哭宝玉道不好了我的心沒有了活不得
了說著眼睛往上一番咕咚就倒了黛玉拚命放声大哭
只聽見紫鵲叫道姑娘姑娘怎麼壓住了快醒七兒脫了
衣服睡罷黛玉一番身却原來是一場惡夢喉間猶是哽
咽心上還是亂跳枕頭上已經濕透肩背身心但覺冰冷
想了一回父親死得久了與宝玉尚未放定這是從那裡
說起又想夢中光景无倚无靠再直把宝玉死了那可怎
麼樣好一時痛定思疼神魂俱亂又哭了一回遍身微七
的出了一點兒汗扎褲起來把外單大袄脫了叫紫鵲蓋

好了被窩又躺下去翻來覆去那裡睡得着只听得外面
淅七颯七又像風声又像雨声又停了一會子又听得遠
遠的吆呼声兒却是紫鵲已在那裡睡着鼻息出入之声
自己扎扎着爬起來圍着被坐了一會覺得意縫裡透進
一縷涼風來吹得寒毛直豎便又躺下正要朦朧睡去听
得竹枝上不知有多少鴉雀兒的声兒秋唧唧个不
住那窗上的紙隔着簾子漸上的透進清光來黛玉此時
已醒得双眸炯上一回兒咳嗽起來連紫鵲都咳嗽醒了
紫鵲道姑娘你還沒睡着麼又咳嗽起來了想是着了風
了這會兒忘戶紙發清了也待好亮起來了歇上兒罷養
養神別儘着想長想短的了黛玉道我何嘗不要睡只是
睡不着你睡你的罷說了又嗽起來紫鵲見黛玉這般光
景心中也自傷感睡不着了聽見黛玉又嗽連忙起來捧
著痰盂這時天已亮了黛玉道你不睡了麼紫鵲笑道天
都亮了還睡什麼呢黛玉道既這樣你就把痰盂兒換了
罷紫鵲答應着忙出來換了一個痰盂兒將手裡的這個
盂兒放在桌上開了套間門出來仍舊帶上門放下撒花
軟簾出來叫醒雪雁開了屋門去倒那盒子時只見滿盆
子痰痰中好些血星唬了紫鵲一跳不覺失聲道噯噯這
還了得黛玉裡面接着問是什麼紫鵲自知失言連忙改

說道手裡一滑几乎落了痰盒子黛玉道不是盒子裡的痰有了什麼紫鵲道沒有什一諷着這句話時心中一酸那眼淚直流下來聲兒早已岔了黛玉因為喉間有些甜腥早自疑惑方纔聽見紫鵲在外邊詫異這會子又聽見紫鵲說話聲音帶着悲慘的光景心中覺了八九分便叫紫鵲進來罷外頭看着涼着紫鵲答應了一聲這一聲更比頭裡悽慘竟是鼻中酸楚之音黛玉聽了涼了半截看紫鵲推門進來時向拿手帕拭眼黛玉道大清早起好好的爲什麼哭紫鵲勉強笑道誰哭來早起起來眼睛裡有些不舒服姑娘今夜大緊比往常醒的時候更大罷我聽見咳嗽了大半夜黛玉道可不是越要睡越睡不着紫鵲道姑娘身上不大好依我說得自己開解着些身子是根本俗語說的留得青山在依舊有柴燒況這裡自老太太太太起那個不疼姑娘只這一句話又勾起黛玉的夢來覺得心頭一撞眼中一黑神色俱變紫鵲連忙端着痰盒子雪雁趨着春架半日總吐出一口痰來痰中一縷紫血簌簌亂跳紫鵲雪雁臉都唬黃了兩個旁邊守着黛玉便昏昏躺下紫鵲看着不好連忙努嘴叫雪雁叫人去雪雁總出屋門只見翠縷翠墨兩個人笑嘻嘻的走來翠縷使道林姑娘怎麼這早晚還不出門我們姑娘和二姑娘都在

四姑娘屋裡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景兒呢雪雁連忙擺手見翠縷發墨二人倒都嚇了一跳說這是什麼原故雪雁將方纔的事一一告訴他二人二人都吐了吐舌頭兒說這可不是頑的你們怎麼不告訴老太太去這還了得你們怎麼這麼糊塗雪雁道我這裡纔要去你們就來了正說着只聽紫鵲叫道誰在外頭說話姑娘問呢三個人連忙一齊進來翠縷翠墨見黛玉蓋着被躺在床上升了他二人便說道誰告訴你們了你們這樣大驚小怪的翠墨道我們姑娘和雲姑娘總都在四姑娘屋裡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圖兒叫我們來請姑娘來不知姑

娘身上又欠安了黛玉道也不是什麼大病不過覺得身子略軟些躺躺見就起來了你們回去告訴三姑娘和雲姑娘飯後若無事倒是請他們來這裡坐坐罷寶二爺這兩天到你們那邊去二人答道沒有翠墨又道寶二爺這兩天上了學了老爺天天要查功課那裡還能像從前那麼亂跑呢黛玉聽了默然不言二人又略站了一回都悄悄的退出來了且說探春湘雲正在惜春那邊論評惜春所畫大觀園圖說這個多一點那個少一點這一個太踈那個太密大家又議着題詩着人去請黛玉商議正說着忽見翠縷翠墨二人回來神色匆忙湘雲便先問道林姑娘怎麼

不來翠縷道林姑娘昨日夜裡又犯了病了咳嗽了一夜我們聽見雪雁說吐了一盒子痰血探春聽了詫異道這話真麼翠縷道怎麼不真翠縷道我們剛纔進去去瞧了瞧顏色不成顏色說話見的氣力兒都微乎湘雲道不好的這麼着怎麼還能說話呢探春道怎麼你這麼糊塗不能說話不是已經說到這裡都咽住了惜春道林姐姐那樣一個聰明人我看他總有些睡不破一點半點兒都要認起真來天下事那裡有多少真的呢探春道既這麼着借們都過去看看倘若病的利害借們好過去告訴大娘子回老太太傳大夫進來瞧瞧也得個主意相雲道正是

這樣惜春道姐姐們先去我回來再過去于是探春湘雲扶了小丫頭都到瀟湘館來進入房中黛玉見他二人不免又傷心起來因又轉念想起夢中連老太太尚且如此何況他們况日我不請他們他們還不來呢心裡雖是如此臉上却碍不過去只得勉強令紫鵲扶起口中讓坐探春湘雲都坐在床沿上一個看了黛玉道般光景也自傷感探春便道姐姐怎麼身上又不舒服了黛玉道也沒什麼要緊只是身子軟得狠紫鵲在黛玉身後偷偷的用手指那痰盒兒湘雲到底年輕性情又兼直爽伸手便把痰盒拿起來看看不看則已看了唬的驚疑不止說這是

紅樓夢 第二十一回
姐姐吐的這還了得初時黛玉昏昏沉沉吐了也沒細看此時見湘雲這麼說回頭看時自己早已早已灰了一半探春見湘雲失連忙解說道這不過是肺火上炎帶出一半點來也是常事偏是雲了頭不拘什麼就這樣噉噉整整的湘雲紅了臉自悔失言探春見黛玉精神短少似有頹倦之意連忙起身說道姐姐靜靜的養養神罷我們回來再瞧你黛玉道累你二位惦着探春又囑咐紫鵲好生留神伏侍姑娘紫鵲答應着探春總要走只聽外面一個人嚷起來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二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三回

省宮闈賈元妃染恙 鬧閨閫薛寶釵吞聲

話說探春湘雲纔要走時忽聽外面一個人嚷道你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個什麼東西來這園子裡頭毘一雙玉聽了大叫一聲道這裡住不得了了一手指着廳外兩眼反捅上去原來黛玉住在大觀園中雖靠着賈母疼愛然在別人身上凡事終是寸步留心聽見恁外老婆子這樣罵着在別人呢一句是貼不上的竟像專一着自己的自思一個千金小姐只因沒了爹娘不知何人指使這老婆子來這般辱罵那裡委屈得來因此肝腸崩裂哭暈去了

紫鵲只是哭叫姑娘怎麼樣了快醒轉來罷探春也叫了
一回半晌黛玉回過這口氣還說不出話來那隻手仍向
意外指着探春會意開門出去看見老婆子手中一著拐
棍趕着一個不乾不淨的毛丫頭道我是爲照管這園中
的花菓樹木來到這裡你作什麼來了等我家去打你一
個知道這丫頭扭着頭把一個指頭探在嘴裡瞅着老婆
子笑探春罵道你們這些人如今越發沒了王法了這裡
是你罵人的地方兒嗎老婆子見是探春連忙陪着笑臉
兒說道剛纔是我的外孫女兒着見我來了他就跟了來
我怕他鬧所以挽他回去那裡敢在這裡罵人况探

道不用多說了快給我出去這裡林姑娘身上不
好還不快去麼老婆子答應了幾個是說着一扭身去了
那丫頭也就跑了探春回來看見湘雲拉着黛玉的手只
啣哭紫鵲一手抱着黛玉一手一黛玉掙胸口黛玉的眼
睛方漸正的轉過來了探春笑道想是聽見老婆子的語
你疑了心了麼黛玉只搖上頭兒探春道他是罵他外孫
女兒我纔剛也聽見了這種東西說語再沒有一點道理
的他們懂得什麼避諱黛玉聽了點上頭兒拉着探春的
手道妹上叫了一聲又不言語了探春又道你別心煩我
來看你是姊妹們應該的你又少人伏侍只要你安心肯

吃藥心上把喜歡事兒想七能設一天一天的硬朗起來
大家依舊結社做詩豈不好呢湘雲道可是三姐姐說的
那麼着不樂黛玉哽咽道你們只要我喜歡可憐我那
裡趕得上這日子只怕不能設了探春三你這話說的太
過了誰沒個病兒災兒的那裡就想到這裡來了你好生
歇歇兒罷我們到老太太那邊回來再看你你要什麼東
西只管叫紫鵲告訴我黛玉流淚道好妹妹你到老太太
那裡只說我請安身上畧有點不好不是什麼大病也不
用老太太煩心的探春答應道我知道你只管養着罷說
着纔同湘雲出去了這裡紫鵲扶着黛玉躺在床上地下

諸事自有雪雁照料自己只守着傍邊看着黛玉又是心
酸又不敢哭泣那黛玉閉着眼躺了半晌那裡聽得着蒼
得園裡頭平日只見寂寞如今躺在床上海聽得風声虫
鳴声鳥語声人走的脚步聲又像遠遠的孩子們啼哭
声一陣一陣的聒噪的煩躁起來因叫紫鵲放下帳子來
雪雁捧了一碗薏苡湯遞與紫鵲紫鵲隔看帳子輕輕問
道姑外喝一口湯罷黛玉微上應了一聲紫鵲復將湯遞
給雪雁自己上來纔扶黛玉坐起來後接過湯來攪在唇
邊試了一試一手扶着黛玉肩臂一手端着湯送到唇邊
黛玉微微睜眼喝了兩三口便搖搖頭見不喝了紫鵲仍

將碗遞給雪雁輕上扶黛玉睡下靜了一時覺竟安頭只
听窗外悄上問道紫鵲姝上在家麼雪雁連忙出來見是
襲人回悄上說道姐姐屋裏坐着袭人也便悄上問道姑
娘怎麼着一直走一直雪雁告訴夜間及方纔之手襲人
听了這話也慌慌了因說道怪道剛纔翠樓到我們那边
說你兩姑娘病了唬的寶二爺連忙打發我來看看是怎
麼樣正說着只見紫鵲從裡間掀起簾子望外看見襲人
點頭兒叫他襲人輕上走過來問道姑娘睡著了嗎紫鵲
點點頭兒問道姐上纔所見說了襲人也點點頭兒感著
眉道終久怎麼樣好呢那一位昨夜也把我唬了個半死
見紫鵲忙問怎麼不襲人道昨日晚上睡著還是好好兒
的誰知半夜裡一疊連聲的滾起心痰來嘴裡胡說白道
只說好像刀子割了去的是的直鬧到打亮初子以後纔
好些了你說唬人不唬人今日不能上學還要謂大夫來
吃藥呢正說着只听黛玉在帳子裏又咳嗽起來紫鵲連
忙過不捧痰盂兒接痰黛玉微微睜眼問道你合誰說話
呢紫鵲道襲人姐上來瞧姑娘來了說着袭人已走到床
前黛玉命紫鵲扶起一手指着床边讓襲人坐下襲人側
身坐了連忙陪看笑勸道姑娘倒還是躺着罷黛玉道不
妨你們快別這樣大驚小怪的剛纔是說誰半夜裏心痰

起來襲人道是宝玉二爺偶然魔住了不是認真怎麼樣黛玉會意知道是襲人怕自己又惹心的原故又感激又傷心因趁勢問道既是魔住了不聽見他還說什麼襲人道也沒說什麼黛玉點頭見遲了半日歎了一聲總說道你們別告訴王二爺說我不好着就攔了他的工夫又叫老爺生氣襲人答應了又功道姑娘還是躺上歇上罷黛玉點頭命紫鵲扶着歪下襲人不免坐在旁邊又寬慰了幾句然後告辭回到怡紅院只說黛玉身上零竄不受用也沒什麼大病寶玉纔放了心且說探春湘雲出了瀟湘館一路往賈母這邊來探春因囑咐湘雲說道妹妹回來見了老太太別像剛纔那樣冒冒失失的了湘雲點頭笑道知道了我頭裏是叫他唬的忘了神了說着已到賈母那邊探春因提起黛玉的病來賈母听了自是心煩因說道偏是這兩個王兒多病多灾的林了頭一來二去的大了他這個身子也要緊我看那孩子太是個心細眾人也不敢答言賈母便向鴛鴦道你告訴他們明兒大夫來瞧了宝玉就叫他到林姑娘那屋裡去鴛鴦答應着出來告訴了婆子們婆子們自去傳話這裏探春湘雲就跟着賈母吃了晚飯然後同回園中去不提到了次日大夫來了瞧了宝玉不過說飲食不調着了點兒風邪沒大要緊

散疎散就好了這裏王夫人鳳姐等一面遣人拿了方子
回賈母一面使人到瀟湘館告訴說大夫就過來些紫鵲答
應了連忙給黛玉蓋好被窩放下帳子雪雁趕着收拾房
裏的東西一時賈璉陪着大夫進來了便說道這位老爺
是常來的姑娘們不用迴避老婆子打起簾子賈璉讓着
進入房中坐下賈璉道紫鵲姐姐你先把姑娘的病勢向
王老爺說王大夫道且慢說等我診了脈听我說了看
是對不對若有不合的地方姑娘們再告訴我紫鵲便向
帳中扶出黛玉的一隻手來攔在迎手上紫鵲又把蠟子
連袖子輕上的樓起不叫壓住了脈息那王大夫診了好

一回兒又換那菱子也診了便同賈璉出來到外間屋裡
坐下說道六脈皆弦因平日鬱結所致說着紫鵲也出來
站在裡間門口那王大夫便向紫鵲道這病時常應得頭
暈減飲食多夢每到五更必醒個幾次即日間听見不于
白已的事也必要動氣且多疑多懼不知者疑爲性情乖
誕其實因肝陰虧損心氣衰耗都是這個病在那裡作怪
不知是否紫鵲點頭兒向賈璉道說的狠是王太醫道
既這樣就是了說畢起身同賈璉往外書房去開方子小
廝們早已預備下一張梅紅單帖王太醫吃了茶曰提筆
先寫道

六脉弦遲素由積鬱左寸無力心氣已衰閉脉獨洪肝
邪偏旺本氣不能踈達勢必土侵脾土飲食無味甚至
勝所不勝肺金定受其殃氣不流精凝而爲痰血隨氣
湧自然咳吐理宜踈肝保肺涵養心脾雖有補劑未可
驟施姑擬黑逍遙以開其先後用歸脾固金以繼其後
不揣固陋俟高明裁服

又將七味藥與引子寫了賈璉拿來看時間道血勢上冲
柴胡使得該王大夫笑道二爺但知柴胡是升提之品爲
吐衄所忌豈知用醋煎血拌炒非柴胡不足宜少陽甲胆之
氣以微煎血製之使其不致申提且能培養肝陰制遏邪火

所以內經說通因通用塞因塞用柴胡用醋煎血拌炒正是
假周勃以安劉的法子賈璉點頭道原來是這處著這就
是了王大夫又道先請服兩劑再加減或再換方子罷我
還有一點小事不能久坐容日再來請安說着賈璉送了
出來說道舍弟的藥就是那處著了王大夫道宝二爺倒
沒什麼大病大約再吃一劑就好了說著上車而去這裡
賈璉一面叫人抓藥一面回到房中告訴鳳姐黛玉的病
原與大夫用的藥述了一遍只見周瑞家的走來回了幾
件沒要緊的事賈璉听到一半便說道你回二奶奶處
還有事呢說着就走了周瑞家的回完了這件事又說道

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看他那個病竟是不好呢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摸了摸身上只剩得一把骨頭問他他沒有話說只是淌眼淚回來紫鵲告訴我說姑娘現在病著要什麼自己又不肯要我打筭要問二奶七那裡支用一兩個月的月錢如今吃藥雖是公中的零用也得幾個錢我答應了他替他來回奶七鳳姐低了半日頭說道這這應著罷我送他幾兩銀子使罷也不用告訴林姑娘這月錢却是不好支的一個人開了例要是都支起來那如何使得呢你不記得趙姨媽和三姑姑拌嘴了也無非爲的是月錢況且近來你也知道出去的多進來的少總繞

不過潛兒來不知道的還說我打筭的不好更有那一種嚼舌根的說我搬運到娘家去了周嫂子你倒是那裡經手的人這個自然還知道些周瑞家的道真正委屈死人這樣大門頭兒除了奶七這樣心計兒當家罷了別說是女人當不來就是三頭六臂的男人還撐不住呢還說這些個混賬話說着又笑了一声道奶七還沒聽見呢外頭的人還更糊塗呢前兒用端回家來說起外頭的人打諒着偕門府裏不知怎麼樣有錢呢也有說賈府裡的銀庫幾間金庫幾間使的傢伙都是金子鑲了玉石嵌了的也有說姑娘做了王如自然皇上家的東西分的了一坐子

給娘家前兒貴姐姐七省親回來我們還親見他帶了幾車金銀回來所以家裡收拾擺設的水晶宮是那日在廟裡還愿花了幾萬銀子只算得牛身上拔了一根毛罷明有人還說他門前的獅子只怕還是玉石的呢園子裡還有金麒麟叫人偷了一個去如今剩下一個了家裡的奶七姑娘不用說就是屋裡使喚的姑娘們也是一點兒不動喝酒下棋彈琴畫上橫豎有伏侍的人呢單管穿羅紗吃的帶的都是人家不認得的那些哥兒姐兒們更不用說了要天上的月亮也有人去拿下來給他頭還有歌兒呢說是寧國府榮國府金銀財寶如糞土吃不窮穿

不窮莫來說到這裡猛然唱住原那那時歌兒知道這日在廟來總是一場空這周瑞家的說溜了嘴說到這裡忽然想起這話不好因咽住了鳳姐兒听了已明白必是句不好的話了也不便追問因說道那都沒要緊只見這金麒麟的話從何而來周瑞家的笑道就是那廟裡的老道士送給王二爺的小金麒麟兒後來丟了幾天虧了史姑娘撿着送了他外頭就造出這個謠言來了如七說這些人可笑不可笑鳳姐道這些話倒不是可笑倒是可怕的俗們一日難似一日外面還是這話請穿俗語兒說的人怕出名猪怕壯況且又是個虛名兒終久還不知怎麼樣說局

瑞家的道奶上慮的也是只是滿城裡茶坊酒舖見以及各棚衙見都是這樣說并且不是一年了那裡握的住衆人的嘴鳳姐點上頭兒因叫平兒稱了幾兩銀子遞給周瑞家的道你先拿去交給些罷只說我給他添補買藥的若果官中的只管要去別提這月錢的話他也是個俗透人自太明白我的話我得了空兒就去瞧姑娘去周瑞家的接了銀子答應著自去不堪且說賈璉走到外面只見一個小廝迎上來回道大老爺叫二爺說話呢賈璉急忙過來見了賈赦賈赦道方纔風聞宮裡頭傳了一個大醫院御匠同個吏目去看病想來不是宮女兒下人了這

幾天頗上宮裡有什麼信兒沒賈璉道沒有賈赦道你去問七二老爺和你珍大哥不然還該叫人去到太醫院裡打听打听總是賈璉答應了一面吩咐人往太醫院去一面連忙去見賈政賈珍賈政听了這話因問道是那裡來的風聲賈璉道是大老爺纔說的賈政道你索性和你珍大哥到裡頭打听打听賈璉道我已經打發人往太醫院打听去了一面說着一面退出來去我賈珍只見賈璉迎面來了賈璉忙告訴賈珍賈珍道我正爲也聽見這話來回大老爺二老爺去的于是兩個人同着來見賈政賈政道如係元妃少不得終有信的說着賈赦也過來不到了

晌午打所的尚未回來門上人進來回說有兩個內相在外要見二位老爺呢賈赦道請進來門上的人領了老公進來賈赦賈政迎至二門外先請了娘上的安一面同着進來走至炕上讓了坐老公道前日這裡貴妃娘娘有些欠安昨日奉過旨意宣召親丁四人進裡頭探問許各帶了頭一人餘皆不用親丁男人只許在宮門外遞個職名請安所信不得擅入准于明日辰巳時進去申酉時出來賈政賈赦等站着听了旨意復又坐下讓老公吃茶畢老公辭了出去賈赦賈政送出大門回來先道賈母每賈母道親丁四人自是我和你們兩位太太丁那一個人呢象

人也不敢答言賈母想了想道必得是鳳姐兒他諸事可照應你們爺兒們各自商量去罷賈赦賈政答應了出來因派了賈璉賈蓉看家外凡文字輩一應都去送吩咐家人預備四乘綠轎十餘輛六車明兒黎明伺候家人答應去了賈赦賈政又進去回明老太太辰巳時進去申酉時出來今日早些歇心明日好早些起來收拾進宮賈母道我知道你們去罷赦政等退出這裡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也都說了一會子元妃的病又說了些閑話各自散了次日黎明各問屋子丫頭們將燈火俱已點齊太太們各梳洗畢爺們亦各整頓好了一到卯初林之孝合賴大

進來至二門口回道轎車俱已齊備在門外伺候着呢不一時賈赦邢夫人也過來了大家用了早飯鳳姐先扶老太太出來眾人圍隨各帶使女一人緩步前行又命李貴等二人先騎馬去外宮門接應自己家眷隨後文字輩至草堂輩各自登車騎馬跟着眾家人一齊去了賈璉賈蓉在家中看家且說賈家的車輛轎馬俱在外西垣門口歇下等着一回見有兩個內監出來說道賈府省親的太太奶奶們着令人宮探問爺們內宮門外請安不得入見門上人叫快進去賈府中四乘轎子跟着小內監前行賈家爺們在轎後步行跟着令眾家人在外等候走近宮門口

只見幾個老公在門上坐着見他們來了便碰起來說道賈府爺們至此賈赦賈政便依次立定轎子抬至宮門口便都出了轎早有幾個小內監引路賈母等各有了頭扶着步行走至元妃寢宮只見金壁輝煌琉璃照耀又有兩個小官女兒傳詢道只用請安一槩儀注都免賈母等謝了恩來至床前請安畢元妃都賜了坐賈母等又告了坐元妃便向賈母道近日身上可好賈母扶着小子頭顱上跪上站起來答應道托娘娘洪福起居尚健元妃又向邢夫人王夫人問了好邢王二夫人陪着問了話元妃又問鳳姐家中過的日子若何鳳姐站起來回奏道尚可支持

元妃道這幾年來難爲你操心鳳姐正要站起來回奏只見一個宮女傳進許多職名請娘上危目元妃看時就是賈赦賈政等若子人那元妃看了職名眼圈兒一紅止不住流下淚來宮女兒遞過絹子元妃一面拭淚一面傳諭道今日稍安令他們外面暫歇賈母等站起來又謝了恩元妃含淚道父女弟兄反不如小家子得以常常親近賈母等都忍着淚道娘上不用悲傷家中已托着娘上的福多了元妃又問主玉近來若何賈母道近來頗喜念書因他父親逼得嚴緊如今文字也都做上來了元妃道這樣纔好遂命外宮賜宴便有兩個宮女兒四個小太監引了

到一座宮裡口擺得齊整各按坐次坐了不必細述一席吃完了飯賈母帶着他婆媳三人謝過宴又耽擱了一回看看已近酉初不敢羈留俱各辭了出來元妃命宮女兒引道送至內宮門上外仍是四個小太監送出賈母等依旧坐着轎子出來賈赦接着大夥兒一咨面去到家又要安排明後日進宮仍令照應各集不題且說薛家夏金桂赶了薛蟠出去日間拌嘴沒有對頭秋菱又住在寶釵那边走去了只剩得寶蟾一人同住既給與薛蟠作妾寶蟾的意氣又不比從前了金桂看去更是一個對頭自己也後悔不來一日吃了幾杯悶酒躺在炕上便要借那寶蟾做

個醒酒湯見因問著寶蟾道大爺前日出門到底是那
裡去你自然是知道的了寶蟾道我那裡知道他在奶上
跟前還不說誰知道他那些事金桂冷笑道如今還有什
麼奶上太太的都是你們的世界了別人是惹不得的有
人護庇著我也不敢去虎頭上捉風子你還是我的丫頭
問你一句話你就和我摔臉子說塞話你既這處有勢力
爲什麼不把我勸死了你和秋菱不拘誰做了仍上那不
清淨了麼偏我又不死得著你們的道兒寶蟾听了這話
那裡受得住便眼睛直上的瞅著金桂道奶上這些閑話
只好說給別人听去我並沒合奶上說什麼奶上不敢惹

人家何苦來拿著我們小軟兒出氣呢正經的奶上又粧
听不見沒事人一大堆了說着便哭天哭地起來金桂越
發性起便爬下炕來要打寶蟾寶蟾也是裏家的風氣半
點兒不讓金桂將桌椅杯盞盡行打翻那寶蟾只管喊冤
叫屈那祥理會他半點兒豈知薛姨媽在寶釵房中听见
如此吵嚷叫香菱你去瞧上且劝上他寶釵道使不得媽
媽別叫他去他去了豈能劝他那更是火上澆了油了薛
姨媽道既這處樣我自己已過去寶釵道攸我說媽媽也不
用去由着他們鬧去罷這也是没法兒的事了薛姨媽道
這那裡還了得說着自已扶了丫頭往金桂這處來寶釵

只得也跟着過去又囑咐香菱道你在這裡哭母女同至
金桂房門口聽見裡頭正還嚷哭不止薛姨媽道你們是
怎麼着又這樣家翻宅亂起來這還像個人家兒嗎矮子
淺屋的難道都不怕親戚們聽見笑話了以金桂屋裡接
声道我倒怕人笑話呢只是這裡掃帚顛倒豎也沒有主
子也沒有奴才也沒有妻沒有妾是個混賬世界了我們
夏家門子裡沒見過這樣規矩是在受不得你們家這樣
委屈了宝釵道大嫂子媽也聽見鬧得慌總過來的就
是問的急了些沒有分情奶也宝釵兩字也沒有什麼如
公且先把事情說開大家和上氣上的過日子也省的媽

如天天爲個們操心那薛姨媽道是啊先把事情說開了
你再問我的不是還不遲呢今桂道好姑娘好姑娘你是
個大賢大德的你日後必定有個好人家好女婿決不像
我這樣守活寡舉眼無親叫人家騎上頭來欺負的我
是個沒心眼兒的人只求姑娘我說話別往死裡挑檢我從
小兒到如今沒有爹娘教道再者我們屋裡老婆漢子大
女人小女人的事姑娘也管不得宝釵听了這話又是羞
又是氣見他母親這樣光景又是疼不過因怨了氣說道
大嫂子我勸你少說句兒罷誰挑檢你又是誰欺負你不
要說是嫂子就是秋菱我也從來沒有加他一點聲氣兒

的金桂听了這幾句話更加拍着炕簷大哭起來說我那
裡比得秋菱連他脚底下的泥我還跟不上呢他自是來久
了的知道姑娘的心事又會勸動兒我是新來的又不會
勸動兒如何拿我比他何苦來天下有幾個都是貴如命
行點好兒罷別修的像我嫁個糊塗行了守活寡那就是
活活見的現世報了薛姨媽听到那裡萬分氣不過便站
起身來道不是我護著自己的女孩兒他句句勸你上却
句句慳他你有什么處過不去不要尋他勒死我倒也是希
鬆的宝釵忙勸道媽上你老人家不用動氣借們既倒也
是來勸他自己已生氣倒多了層氣不如且出去等幾子歇

歇兒再說句吩咐宝釵道作可別再多用了我了薛姨媽
出得房來走過院子只見賈母身边的丫頭同着秋菱
迎面走來薛姨媽道你從那裡來老太太上身上可安那丫
頭道老太太上身上好叫來請姨太太安還謝上前兒的荔
枝還給琴姑娘道喜宝釵道你多早晚來的那丫頭道來
了好一會子了薛姨媽料他知道紅着臉說道這如今我
們家裡鬧得也不像個過日子的人家了叫你們那邊所
見笑話丫頭道姨太太說那裡的話誰家沒個襟襟小
磕着碰着的呢那是姨太太多心罷咧說着跟了同到薛
姨媽房中略坐了一回就去了宝釵正囑咐香菱些話只

紅樓夢第八十四回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探警嵐賈環重結怨
聽薛姨媽忽然叫道左脇疼痛的狠說着便屈炕上躺下
唬得寶釵香菱二人手足無措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四回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探警嵐賈環重結怨

却說薛姨媽一時因被金桂這場氣軀得肝氣上逆左脇
作痛寶釵明知是這個原故也等不及醫生來看先叫人
去買了幾錢鈎藤來濃濃的煎了一碗給他母親吃了又
和秋菱給薛姨媽捶腿揉胸停了一會兒覺安頓這薛
姨媽只是又悲又氣上的是金桂撒潑悲的是寶釵有酒
養倒覺可憐寶釵又勸了一回不知不覺的睡了一覺肝
氣也漸上平復了寶釵便說道媽上你這種閒氣不要放
在心上纔好過幾天走得動了樂得往那邊老太太姨媽

處去說上話見散上悶也好家裡橫豎有我和秋菱照看
著靠他也不敢怎麼樣薛姨媽點點頭道過兩日看罷了
且說元妃疾愈之後家中俱各喜歡過了幾日有幾個老
公走來帶着東西銀兩宣貴妃娘娘之命因家中省問勤
勞俱有賞賜把物件銀兩一一交代清楚賈赦賈政等稟
明了賈母一一齊謝恩畢太監吃了茶去了大家回到賈母
房中說笑了一回外面老婆子傳進來說小廝們來回道
那邊有人請大老爺說要緊的話呢賈母便向賈赦道你
去罷賈赦答應著退出來自去了這裡賈母忽然想起合
賈政笑道娘娘心裏却甚是情記著賈玉蘭前兒還特特的

問他來著呢賈政陪笑道這是寶玉不大者念書學第子
娘娘的美意賈母道我倒給他上了個好兒說他近日文
章都做上來了賈政笑道那裏能像老太太的話呢賈母
道你們時常叫他出去作詩作文難道他都没作上來麼
小孩子家漫漫的教導他可是人家說的胖子也不是一
口兒吃的賈政聽了這話忙陪笑道老太太說的是賈母
又道提起寶玉我還有一件事和你商量如今他也大了
你們也該留神看一個好女子給他定下這也是他終身
的大事也別論遠近親戚什麼窮啊富的只要深知那姑
娘的脾性兒好模樣兒周正的就好賈政道老太太吩咐

的狠是但只一件姑娘也要好第一要他自己學好纔好不然家根不莠的反創耽誤了人家的女孩兒豈不可惜賈母聽了這話心裏却有些不喜歡便說道論起來現放着你們作父母的那裡用我去操心但只我想寶玉這孩子從小兒跟着我未免多疼他一點兒耽誤了他成人的正事也是有的只是我看他那生來的模樣兒也還齊整心性兒也還寬在未必一定是那種沒出息的必至遭場了人家的女孩兒也不知是我偏心我看看橫豎比環兒略好些不知你們看上怎麼樣幾句話說得賈政心中甚定不安連忙陪笑道老太太看的人也多了既說他好有

造化的想來是不錯的只是兒子望他成人性兒太壞了
一點或者竟合古人的話相反倒是莫知其子之美了
一句話把賈母也嘔笑了衆人也都陪看笑了賈母因說道
你這會子也有了幾成年紀又是看着自然越歷練越老
成說到這裡回頭瞅着邢夫人合王夫人笑道相他那年
輕的時候那一種古怪脾氣比寶玉還加一倍呢直等娶
了媳婦纔略略上的懂了些人事兒如今只抱怨宝玉這會
子我看寶玉比他還略体些人情兒呢說的邢夫人王夫
人都笑了因說道老太太又說起鬧笑兒的話兒來了說
着小丫頭子們進來告訴鴛鴦請示老太太晚飯時候下

了賈母便問你們又吐上唧上的說什麼鴛鴦笑著回明
了賈母道那麼着你們也都吃飯去罷輩留鳳姐兒和珍
哥媳婦跟着我吃罷賈政及邢王二夫人都答應着伺候
擺上飯來賈母又催了一遍總都退出各散却說邢夫人
自去了賈政同王夫人進入房中賈政因提起賈母方纔
的話來說道老太太這樣疼宝玉畢竟要他有些定奪自
後可以混得功名纔好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也不至遭
場了人家的大兒王夫人道老爺這話自然是該當的賈
政因着個屋裡的了頭傳出去告訴李貴室玉放學回來
索性吃飯後再叫他進來我還要問他話呢李貴答應

了是至寶玉放了學剛要過來請安只見李貴道二爺先
不用過去老爺吩咐了今日叫二爺吃了飯再過去呢听
見還有話問二爺呢室玉听了這話又是一個悶雷只得
見過賈母便回園吃飯三口兩口吃完忙漱了口便往賈
政這邊來賈政此時在內書房坐着室玉進來請了安一
傍侍立賈政問道這幾日我心土有事也忘了問你那一
日你說你師父叫你講一個月的書就要給你開筆如今
筆來將兩個月了你到底開了筆了沒有寶玉道纔做過
三次師父說且不必回老爺知道等好些再回老爺知道
罷因此這兩天總沒敢回賈政道是什麼題目室玉道一



個是吾子有五而志於學一個是人不知而不愠一個是則歸墨三字賈政道都有稿兒你寶玉道都是作了抄出來師父又改的賈政道你帶了家來了還是在學房裡呢寶玉道在學房裏呢賈政道叫人取了來我瞧寶玉連忙叫人傳話與焙茗叫他往學房中去我書桌不油履裡有一本薄上兒竹紙本子上面寫着急課兩字的就是快拿來一會兒焙茗拿了來遞給寶玉寶玉取與賈政賈政翻開看時見頭一篇寫着題目是吾子有五而志於學他原本破的是聖人有志於學幼而已然矣儒却將幼字抹去明用十五賈政道你原本幼字便抹不清題了幼字

是從小起至十六日以前都是幼道章書是聖人自言學問工夫與年俱進的話所以十五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俱要明點出來纔見得到了幾時有這么個光景到了幾時又有那麽個光景師父把你幼字改了十五便明白了好些看到承題那抹去的原本云夫不志於學人之常也賈政搖頭道不但是孩子氣可見你本性不是個學者的志氣又看後句聖人十五而志之不亦難乎說道這更不成話了然後看代儒的改本云夫人孰不學而志於學者幸無此聖人所爲自信于十五時歇便問改的懂得么寶玉答應道懂得又看第二藝題目是人不知而不愠便先

看代儒的改本云不以不知而愠者終無改其悅與矣方
戲着眼看那抹去底本的說道你是什麼能無愠人之心
純乎學者也上一句似單做了而不愠三個字的題目下
一句又犯了下支君子的分界必如改筆纔合題位呢且
下句我清上文方是書理須要細必領略宝玉答應着賈
政又往下看夫不知未有不愠者也而竟不然是非由悅
而與者曷克臻此原本末句非純學者乎賈政道這也與
破題同病的這改的也罷了不過清苦還說得去第三藝
是則歸墨賈政看了題目自己揚着頭想了一想因問宝
玉道你的書講則這裡了什麼宝玉道師父說孟子好懂些

所以倒先講孟子大前日纔講完了如今講上論語呢賈
政因看這個破承倒沒大打破題云言於舍場之外若別
無所歸者焉賈政道第二句倒難為你夫墨非欲歸者也
而墨之言已半天下矣則舍場之外欲不歸於墨得乎賈
政道這是你做的麼寶玉答應道是賈政點點頭見因說
道這也並沒有什麼出色處但初試筆能如此這等不難
前年我在任上時還出過惟士爲能這個題目那些童生
都讀過前人這篇不能自出心裁每多抄襲你念過沒有
宝玉道也念過賈政道我要你另換個主意不許雷同了
前人這做個破題也使得宝玉只得答應着低頭搜索枯

賜賈政背着手也在門口站着作想只見一個小小厮往外飛走看見賈政連忙側身垂手站住賈政便問道作什麼小厮回道老太太那邊姨太太來了二奶奶傳出話來叫預備飯呢賈政聽了也沒言語那小厮自去了誰知宝玉自從宝釵搬回家去十分想念聽見薛姨媽來了只當宝釵同來心中早已忙了便拿着胆子回道破題倒作了一個但不知是不是賈政道你念來我聽宝玉念道天下不皆士也能無產者亦僅矣賈政聽了點着頭道也這使得已後作文想要把界限分清把神里想明白了再去動筆你來的時候老太太知道不知道宝玉道知道的賈政

道既如此你還到老太太處去罷宝玉答應了個是只得拿着燈着漫上的退出剛過穿廊月洞門的影屏便一溜烟跑到老太太院門口急得焙茗在後頭趕着叫看跌倒了老爺來了宝玉那裡听得見剛進得門來使聽見王夫人鳳姐探春等笑語之聲了環們見宝玉來了連忙打起簾子悄上告訴道姨太太在這裡呢宝玉赶忙進來給薛姨媽請安過來纔給賈母請了晚安賈母便問你今兒怎麼這早晚纔散學宝玉悉把賈政看文章並命作破題話迷了一遍賈母笑容滿面宝玉因問衆人道宝姐上在那裡坐着呢薛姨媽笑道你宝姐姐沒過來家裡和香菱作活

呢宝玉听了心中索然又不好就走只見說着話兒已擺上飯來了自然是賈母薛姨媽上坐探春等陪坐薛姨媽道空哥兒呢賈母忙笑說道宝玉跟着我這邊坐罷宝玉連忙回道頭裏敬學時李貴傳老爺的話叫吃了飯過去我趕着要了一碟菜泡茶吃了一碗飯就過去了老太太和姨媽姐七們用罷賈母道既這處着鳳丫頭就過來跟着我你太太總說他今兒吃齋叫他們自己吃去罷王夫人也道你跟着老太太姨太太吃罷不用等我我吃齋呢於是鳳姐告了坐了頭安了盃飭鳳姐執壺斟了一巡歸坐大家吃着酒賈母便問道可是纔姨太太提香菱我

聽見前兒丫頭們說秋菱不知是誰問起來纔知道是他怎樣那孩子好好的又改了名字呢薛姨媽滿臉飛紅歎了口氣道老太太再別提起自從蟠兒娶了這個不知好好的媳婦成日家咕咕唧唧如今鬧的也不成個人家了我也說過他几次他牛心不聽說我也沒那麽大精神和他們儘着炒去只好由他們去可不是他嫌這丫頭的名兒不好改的賈母道名兒什麼要緊的事呢薛姨媽道說起來我也怪臊的其實老太太這邊有什麼不知道的他那裡是爲這名兒不好听見說他因爲是宝丫頭起的他纔有心要改賈母道這是什麼原故呢薛姨媽把手絹子

不住的擦眼淚未曾說又歎了一口氣道老太太還不知道呢這如今媳婦子專和宝丫頭嘔氣前日老太太打發人看我去我們家裡正開呢賈母連忙接着問道可是前兒聽見姨太太肝氣疼要打發人看去後來聽見說好了所以沒着人去依我勸姨太太竟把他們別放在心上再者他們也是新過門的小夫妻過些時自然就好了我看宝丫頭性格見溫厚和平雖然年輕比大人還強几倍呢前日那小丫頭子回來說我們這邊還都替歎了他一會子都像宝丫頭那樣心胸兒脾氣兒真是百裡挑一的不是我說句冒失話那給人家作了媳婦兒怎樣叫公婆不

爽家裡上上下下的不崩服呢宝丫頭裡已經聽煩了推故要走及聽見這話又坐了跌上的在下所薛姨媽道不中用他雖好到底是女孩兒家養了醋兒這個糊塗孩子真七叫我不放心只怕在外頭喝點子酒鬧出事來幸虧老太太這裡的大爺二爺常和他在一塊兒見我還放點兒心宝玉听到這裡便接口道姨媽更不用懸心薛大哥相好的都是些正經買賣大客人都是有体面的那裡就鬧出事來薛姨媽笑道依你這樣說我敢只不用操心了說話間飯已吃完宝玉先告辭了晚間还要看書便各自去了這裡丫頭們剛捧上茶來只見琥珀走過來向賈母耳

徠旁邊說了几句賈母便向鳳姐兒道你快去罷瞧七巧姐兒去罷鳳姐听了還不知何故大家也怔了琥珀遂過來向鳳姐道剛纔平兒打發小丫頭子來問二奶奶說巧姐兒身上不大好請二奶奶忙着些過來纔好呢賈母因說道你快去罷姨太太也不是外人鳳姐連忙答應在薛姨媽跟前告了辭又見王夫人說道你生過去我就去小孩子家魂兒還不全呢別叫丫頭們大驚小怪屋裡的狗兒狗兒也叫他們留點神思儘着孩子貴氣偏有這些碎鳳姐答應了然後帶了小丫頭回房去了這裡薛姨媽又問了一回黛玉的病賈母道林丫頭那孩子倒罷了只是心重些所以身子就不大狠結實了要賭靈性兒也合口

生了頭不差什麼要賭寬厚待人裡頭却不濟他宝姐上有軌侍有儘讓了薛姨媽又說了兩句閒話兒便道老太太歇着罷我也要到家裡去看看只剩下了頭和香菱了打那兒同着姨太太看看巧姐兒賈母道正是姨太太上年紀的人看上是怎麼不好說給他們也得點主意見薛姨媽便告辭同着王夫人出來往鳳姐院裡去了却說賈政試了宝玉一番心裡却也喜歡走向外面和那些門客閒談說起方纔的話來便有新進到來最善大碁的一個王爾調各作梅的說道據我們看來宝二爺的學問已

是大進了賈政道那有進益不過畧懂得些罷列學問兩個字早得狠死詹光道這是老世翁過謙的話不但王六兄這般說就是我們看室二翁必定要高發的賈政笑道這也是諸位過愛的意思那王爾調又道晚生還有一句話不揣冒昧合老世翁商議賈政道什麼事王爾調又賄笑道也是晚生相與的做過南韶道的張大老爺家有一位小姐說是生得德容功貌俱全此時尚未受聘他又沒有兒子家資巨萬但是要高富雙全的人家女婿又要出眾纔肯作親晚生來了兩個月暗看室二翁的人品學業都是必要大成的老世翁這樣門楣還有何說若晚生過

去包管一說就成賈政道寶玉說親却也是年紀了並且老太太常說起但只張大老爺素來尙未深悉詹光道王兒所提張家晚生却也知道况合大老爺那邊不曾聽得這門親戚詹光道老世翁原來不知這張府上原和邢舅太爺那邊有親的賈政听了方知是那太太的親戚坐了一回進來了便要向王夫人說知轉問邢夫人去誰知王夫人陪了薛姨媽到鳳姐那邊看巧姐兒去了那天已經掌燈時候薛姨媽去了王夫人纔過來了賈政告訴了王爾調和詹光的話又問巧姐兒怎麼了王夫人道怕是驚風的光景賈政道不甚利害呀王夫人道看着是搐風的

來頭祇還沒描出來呢賈政听了便不言語各自安歇一宿晚景不提却說次日邢夫人過賈母這邊來請安王夫人便提起張家的事一面問賈母一面問邢夫人邢夫人道這張家雖係老親但近年來久已不通音信不知他家的姑娘是怎佻樣的倒是前日孫親家太太打發老婆子來問安却說起張家的事說他家有個姑娘托孫親家那邊有對勁的提一提聽見說只這一個女孩兒十分嬌養也識得幾個字兒不得大陣仗兒常在房中不出來的張大老爺又說只有這一個女孩兒不肯嫁出去怕人家公婆嚴姑娘受不得委曲必要女婿過門贅在他家給他利

埋些家事賈母听到這裡不等說完便道這斷使不得我們寶玉別人伏侍他還不敷呢倒給人家當家去邢夫人道正是老太太這個話賈母因向王夫人道你回來告訴我老爺就說我的話這張家的親事是做不得的玉夫人答應了賈母便問你們昨日看巧姐兒怎佻樣頭裡平兒來回我說狠不大好我也要過去看看呢邢王二位夫人道老太太難疼他他那裡耽的住賈母道却也不止爲他我也要走動走動活上筋骨兒說着便吩咐你們吃飯去罷回來同我過去邢王二夫人答應着出來各自去了一時吃了飯都來陪賈母到鳳姐房中鳳姐連忙出來接了

進去賈母便問巧姐兒到底怎麼樣鳳姐兒道只怕是搗
風的來頭賈母道這麼著遠不請人趕著瞧鳳姐道已經
請去了賈母因同邢王二夫人進房來看只見奶子抱著
用桃紅綾了小棉被兒裹著臉皮越青眉稍鼻翅微有動
意賈母同那王二夫人看了看便出外問坐下正說間只
見一個小丫頭回鳳姐道老爺打發人問姐兒怎麼樣鳳
姐道替我回老爺就說請大夫去了一會兒開了方子就
過去回老爺賈母忽然想起張家的事來向王夫人道你
該就去告訴你老爺省得人家去說了回來又駁回又問
邢夫人道你們和張家如今爲什麼不走了邢夫人因又

說論起那張家的行 也難合俗們作親大齋醮沒的玷
辱 宝玉鳳姐聽了這話已知八九便問道太太不是說
宝兄弟的親事邢夫人道可不是賈母接著因把剛纔
的話告訴鳳姐鳳姐笑道不是我當著老祖宗太太們跟
前說句大胆的話現放著天配的姻緣何用別處去我賈
母笑問道在那裡鳳姐道一個宝玉一個金釧老太太怎
麼忘了賈母笑了一笑因說昨日你姑媽在這裡你爲什
麼不提鳳姐道老祖宗和太太們在前頭那裡有我們小
孩子家說話的地方見況且姨媽過來陪老祖宗怎麼提
這些個這也得太太們過去求親纔是賈母笑了邢王二

夫人也都笑了賈母因道可是我背晦了說者人回大夫
來了賈母便坐在外間邢王二夫人畧避那大夫同賈璉
進來給賈母請了安方進房中看了出來站在地下身
回賈母道如兒一半是內熱一半是驚風須先用一劑發
散風寒藥還要用四神散總好因病勢來得不輕如今的
牛黃都是假的要我真牛黃方用得賈母道了乏那大夫
同賈璉出去開了方子去了鳳姐道人參家裏常有這牛
黃倒怕未必有外頭買去只是要真的總好王夫人道等
我打發人到姨太太那邊去我他家嘴兒是向與那些
西醫們做買賣或者有真的也未可知我叫人去問上正

說話間眾姊妹都來瞧了坐了一陣也都跟著賈母等去
了這裡煎了藥給巧姐兒灌了下去只見咯的一声連藥
帶痰都吐出來鳳姐總略放了一點兒心只見王夫人那
邊的小丫頭拿着一點兒的小紅紙包兒說道二奶上牛
黃有了太太說了叫二奶上親自把分兩對準了呢鳳姐
答應著接過來便叫平兒配齊了真珠冰片硃砂快熬起
來自己用戥子按方秤了換在裡面等巧姐兒醒了好給
他吃只見賈環掀簾進來說二姐上你們巧姐兒怎了
媽叫我来瞧他鳳姐見了他母子便嫌說好些了你回
去說叫你們姨娘想着那賈環口裡答應只管各處瞧着

看了一回便問鳳姐兒道你這裡聽說有牛黃不知牛黃是怎麼個樣兒給我瞧上呢鳳姐道你別在這裡鬧了姐兒纔好些那牛黃都煎上了賈環听了便去伸手拿那鍋子暗時豈知措手不及沸的一声鍋子倒了火已潑滅了一半賈環見不是事自覺沒趣連忙跑了鳳如急的火星直爆罵道真上那世的前頭冤家你何苦來還來使促狹從前你媽要想害我如今又夾害姐兒我和你幾輩子的仇呢一面罵平兒不照應正罵著只見了頭來我賈環罵道你去告訴趙姨娘說他操心也太苦了巧姐兒死定了不用他惦着了平兒急忙在那裡醜藥再熬那了

頭摸不著頭腦便悄上問平兒道二奶上為什麼生氣平兒將環哥弄倒某鍋子說了一遍了頭道怪不得他不敢回來躲了別處去了這環哥見明日還不知怎麼樣呢平姐上我替你收拾罷平兒說這倒不消幸虧牛黃還有一點如今配好了你去罷了頭道我一准回去告訴趙姨奶奶也省得他天天說嘴了頭回去果然告訴了趙姨娘趙姨氣的叫快找環兒環兒在外間屋子裡躲着被了頭我了來趙姨娘便罵道你這下作種子你為什麼弄澈了人家的藥招了人家的咒罵我原叫你去問一声不用進去你偏進去又不就走還要虎頭上捉虱子你看我回了

老爺打你不打這裡趙姨娘正說著只聽賈環在外間屋
子裡更說出些驚心動魄的話來未知何言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四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五回

賈存周報陞郎中任 薛文起復慈放流刑

話說趙姨娘正在屋裡抱怨賈環只聽賈環在外間屋裡
發話道我不過弄倒了藥錦子激了一點子藥那了藥子
又沒就死了他的他也罵我也罵我賴我心壞把我往
死裡遭塌等着我明兒還要那小了頭了的命兒看你們
怎麼着只叫他們提防着就是了那趙姨娘趕忙從裡間
出來握住他的嘴說道你還只管信口胡說還叫人家先
要了我的命呢娘兒兩個吵了一回趙姨娘聽見鳳姐的
話越想越氣也不着人來安慰鳳姐一聲兒過了幾天巧

姐兒也好了因此兩邊猜怨比從前更加一層了一日林之孝進來回道今日是北靜郡王生日請老爺的示下賈政吩咐道只按向年舊例辦了同大老爺知道送去就是了林之孝答應了自去辦理不一時賈赦過來同賈政商議帶了賈珍賈璉宝玉去與北靜王拜壽別人還不理論惟有宝玉素日仰慕北靜王的容貌威儀巴不得常見纔好遂連忙換了衣服跟着來到北府賈赦賈政遞了職名候諭不多時裡面出來了一個太監手裡捧着數珠兒見了賈赦賈政笑嘻嘻的說道二位老爺好賈赦賈政也都趕忙問好他兄弟三人也過來問好那太監道王爺叫請進去呢於是命兒五個跟着那太監進入府中過了兩層門轉過一層殿去裡面方是內官門剛到門前大家站住那太監先進去回王爺去了這裡門上小太監都巡着問了好一時那太監出來說了個請字爺兒五個肅敬跟入只見北靜郡王穿着礼服已迎到殿門廊下賈赦賈政先上來請安推次便是珍珠宝玉請安那北靜郡王單看宝玉道我久不見你狠惦記你因又笑問道你那塊玉兒好宝玉躬着身打着半千兒回道蒙王爺福庇都好北靜王道今日你來沒有什麼好東西給你吃的倒是大家說說話兒罷說着幾個老公打起簾子北靜王說請自己却

先進去然後賈赦等都躬著身跟進去先是賈赦請北靜王受禮北靜王也說了兩句謝辭那賈赦早已跪下次及賈政等捱次行禮自不必說那賈赦等復爾敬退出北靜王吩咐太監等讓在眾戚舊一處好生款待却單留宝玉在這裡說話兒又賞了坐宝玉又磕頭謝了恩在換門邊綉墩上側坐說了一回讀書作文諸事北靜王甚加愛惜又賞了茶因說道昨兒巡撫吳大人來陛見說起令尊翁前任李政時秉公辦事凡屬生童俱心服之至他陛見時萬歲爺也曾問過他也十分保舉可知是令尊翁的喜兆宝玉連忙站起听畢這一段話總同敬道此是王爺的恩

典吳大人的盛情正說着小太監進來回道外面諸位大人老爺都在前殿謝玉爺賞宴說着呈上謝宴并請午安帖子來北靜王略看子一看仍遞給小太監笑了一笑說道知道了勞動他們那小太監又回道這賈宝玉王爺單賞的飯預備了北靜王便命那太監帶了宝玉到一所極小巧精緻的院裡派人陪着吃了飯又過來謝了恩北靜王又說了些好話兒忽然笑說道我前次見你那塊玉倒有趣兒回來訪了個式樣叫他們也做了一塊來今日你來得正好就給你帶回去頑罷因命小太監取來親手遞給宝玉宝玉接過來捧著又謝了然後退出北靜王又命

兩個小大監跟出來，纔同著賈赦等回來了。賈赦使各自回院裡去。這裡賈政帶著他三人回來，見過賈母，請過了安，說了一回府裡遇見的人。宝玉又回了賈政。吳大人陛見保孝的話，賈政道：「這吳大人本來咱們相好，也是我輩中人，還倒是有骨氣的。」又說了幾句閒話，見賈母便叫歇着去罷。賈政退出，珍珠、宝玉都跟到門口。賈政道：「你們都回去陪老太太坐著去罷。」說著便回房去。剛坐了一坐，只見一個小丫頭回道：「外面林之孝請老爺回話。」說著遞上一個紅單帖來，寫著吳巡撫的名字。賈政知是來拜，便叫小丫頭叫林之孝進來。賈政出至廊簷下，林之孝進來，回道：

今日巡撫吳大人來拜，奴才回了去了。再奴才還聽見說見今工部出了一個郎中，銀外頭人，和部裡都些讓是老爺擬正呢。賈政道：「瞧罷。」林之孝又回了幾句話，纔出去了。且說珍珠、宝玉三人回去，獨有宝玉到賈母那邊，一面述說北靜王待他的光景，並拿出那塊玉來，大家看看，笑了一回。賈母因命人給他收起來，罷別去了。因問你那塊玉好生帶著罷，別鬧混了。宝玉在項上摘了下來，說這不是我那一塊玉，那裡就掉了呢。比起來兩塊玉差遠着呢。那裡混得過我。正要告訴老太太，前兒晚上我睡的時候，把玉摘下來，掛在帳子裡，他竟放起光來了。滿帳子都是

紅的賈母說道又胡說了帳子的簷子是紅的火光照著自然紅是有的宝玉道不是那時候燈已滅了屋裡都漆黑的了還看得見他呢那王二夫人抿著嘴笑鳳姐道這是喜信發動了宝玉道什麼喜信賈母道你不懂得今兒個開了一天你去歇七身去罷別在這裡說戲話了宝玉又站了一回兒總回園中去了這裡賈母問道正是你們去看薛姨媽說起這事沒有王夫人道六來就要去看的因鳳丫頭爲巧姐兒病著耽擱了兩天今日總去的這事我們都告訴了姨媽倒也十分願意只說蟠兒這時候不在家自今他父親沒了只得和他商量商量再辦賈母道

這也是情理的話既這模樣大家先別提起等姨太太那邊商量定了再說不說賈母處談論親事且說宝玉回到自己房中告訴裏人道老太太上與鳳姐上方總說話含含糊糊上不知是什麼意思裏人想了想笑了一笑道這個我也猜不着但只剛總說這些話時林姑娘在跟前沒有宝玉道林姑娘總病起來這些時何曾到老太太上那邊去呢正說着只听外間屋裡麝月與秋紋拌嘴裏人道你兩個又鬧什麼麝月道我們兩個鬧牌他贏了我的錢他拿了去他輸了錢就不肯拿出來這也罷了他倒把我的錢都搶了去了宝玉笑道幾個錢什麼要緊喫了頭不許鬧了

說的兩個人都咕啣著嘴坐著去了這裡裏人打發寶玉睡下不提却說裏人听了寶玉方纔的話也明知是給寶玉提親的事因恐寶玉每有痴想這一提起不知又招出他多少歇話來所以故作不知自己心上却也是頭一件關切的事夜間躺著想了個主意不如去見上紫鵲看他有什麼動靜自然就知道了次日一早起來打發寶玉上了翠自己梳洗了便慢性的去瀟湘館來只見紫鵲正在那裡拈花兒呢見裏人進來便笑嘻嘻的道姐上屋裡坐著裏人道坐著妹上描花兒呢嗎姑娘呢紫鵲道姑娘纔梳洗完了等著溫菜呢紫鵲一面說著一面同裏人進來

見了黛玉正在那裡拿著一本書看裏人陪著笑道姑娘清晨起來就看書我們宝二爺念若能像姑娘這樣豈不好了呢黛玉笑著把書放下雪雁已拿著個小茶盤裡托著一鍾藥一鍾水小了頭在後面捧著痰盂盂進來原來裏人來時要探上口氣坐了一回無處入話又想着黛玉最是心多探不成消息再惹著了他倒是不好又坐了搭趣著辭了出來了將到怡紅院門口只見兩個人在那裡站著呢裏人不便往前走那一個早看見了連忙跑過來裏人一看却是鋤菜因問你作什麼鋤菜道剛纔芸二爺來了拿了個帖兒說給咱們宝二爺請的在這裡候信

藥人道王三爺天天上孝你難道不知道還候什麼信呢
鋤藥笑道我告訴他了他叫告訴姑娘所姑娘的信呢
人正要說話只見那一個也慢上的蹭了過來細看時就
是賈芸溜上湫上在這邊來了襲人見是賈芸連忙向鋤
藥道你告訴說知道了回來給王三爺瞧瞧那賈芸原要
過來和襲人說話無非親近之意又不敢造次只得慢上
踱來相離不遠不想襲人說出這話自己也不好再往前
走只好站住這裡襲人已掉背臉往回裡去了賈芸只得
快上而回同鋤藥出去了晚間宝玉回房襲人便問道今
日廊下小芸二爺來了宝玉道作什麼襲人道他還有個
帖兒呢宝玉道在那裡拿來我看看麝月更走去在裡間
屋裡書榻子上頭拿了來宝玉接過看時上面皮兒上寫
着叔父大人安真宝玉道這孩子怎麼又不認我作父親
了襲人道怎麼真宝玉道前年他送我白海棠時稱我作父
親大人今日這帖子封皮上寫着叔父可不是又不認了
怎麼襲人道他也不害臊你也不害臊他那麼大了倒認你
這麼大兒的作父親可不是他不害臊你正經運個剛說
到這裡臉一紅微上的一笑宝玉也查得了便道這倒確
講俗語說和尚無兒孝子多著呢只是我看著他還伶俐
得人心兒總這麼著他不願意我还不希罕呢說着

拆那帖兒裏人也笑道那小共二爺也有些鬼七頭七的
什麼時候又要看人什麼時候又躲七藏七的可知也是
個心術不正的貨寶玉只顧拆開看那字兒也不理會裏
人這些話裏人見他看那帖兒皺一回眉又笑一笑見又
搖七頭兒後光景竟大不耐煩起來裏人等他看完了問
道是什麼事情寶玉也不答言把那帖子已經撕作幾段
裏人見這般光景也不便再問便寶玉吃了飯還看書景
看寶玉道可笑芸兒這
這樣的混賬裏人見他所
答非所問便微七的笑着問道到底是什麼事寶玉道問
他做什麼叫們吃飯罷吃了飯歇著罷心裡鬧的怪煩的

說著叫小丫頭子點了一點火兒來那撕的帖兒燒了一
時小丫頭們擺上飯來寶玉只是怔七的坐著裏人連共
帶催催著吃了一口兒飯便擱下了仍是悶悶的歪在床
上一時間忽然吊下淚來此時裏人麝月都摸不著頭腦
麝月道好好兒的這又是為什麼都是什麼芸兒兒的不
知什麼事弄了這般個浪帖子來惹的這般傻了的是的
哭一會子笑一會子要天長日久鬧起悶葫蘆來可叫人
怎麼受呢說著竟傷起心來裏人旁邊由不得要笑便勸
道好妹七你也別催人了他一個人就發受了不
著他那帖子上的事難道與你相干麝月道你混說起來

了知道他帖兒上寫的是什麼混賬話你混往人身上吐
要那麼說他帖兒上只怕倒與你相干呢裝人還未答言
只听宝玉在床上撲哧的一吉笑了爬起來抖衣裳說偈
們睡寔罷別鬧了明日我還起早念書呢說着便躺下睡
了一宿無話次日宝玉起來梳洗了便往塾裡去走出院
門忽然想起叫焙茗略等急忙轉身回來叫麝月如七呢
麝月答應着出來問道怎麼又回來了宝玉道今日芸兒
要來了告訴他別在這裡鬧再我就回老太太和老爺去
了麝月答應了宝玉纏轉身去了剛往外走着只見賈芸
慌忙張張往裡來看見宝玉連忙請安說叔叔大喜了那

宝玉估量著是取日那件事便說道你也太冒失了不管
人心裡有事沒事只管來撓賈芸陪笑道叔七不信只管
跑去人都來了偈們六門口呢宝玉越發急了說這是那
裡的話正說着只听外邊一片声嚷起來賈芸道叔七听
這不是宝玉越發心裡狐疑起來只听一個人嚷道你們
這些人好沒規矩這是什麼地方你們在這裡混嚷那人
答道誰叫老爺陞了官呢怎麼不叫我們來吵喜呢別人
家盼著吵还不能呢宝玉听了總知道是賈政陞了郎中
了人來報喜的心中自是甚喜連忙要走時賈芸趕着說
道叔七樂不樂叔七的親事要再成了不用說是兩層喜

了。宝玉紅了臉，呸了一口道：「呸！沒趣兒的東西，還不快走呢！」賈母把臉紅了道：「這有什麼的？我看你老人家就不走。」王爺沉着臉道：「就不什麼賈母，未及說完，也不敢言語了。」宝玉連忙來到家塾中，只見代儒笑着說道：「我纔剛所見你老爺陞了你今日，還來了。」宝玉陪笑道：「過來見了太爺，好到老爺那邊去代僑道今日不必來了，放你一天假罷。」可不許回園子裡，願去你年紀不小了，雖不能辦事，也當跟着你大哥他們。」李七纔是宝玉答應着，回來剛走到二門口，只見李貴走來迎著，旁邊站着笑道：「二爺來了。」才纔要到李裡，請去宝玉笑道：「誰說的？」李貴道：「老太太纔打。」

打死人到院裡去，找二爺那邊的姑娘們說。二爺李裡去了，剛纔老太太打死人出來，叫奴才去給二爺告幾天假。聽說還要唱戲賀喜呢。二爺就來了，說着宝玉自己進去，進了二門，只見滿院裡了頭老婆都是笑容滿面，見他來了，笑道：「二爺這早晚纔來，還不快進去給老太太道喜去呢。」宝玉笑着進了房門，只見黛玉挨着賈母，左边坐着呢。右边是湘云，裏下邢王二夫人，探春，惜春，李綺，鳳姐，李紋，李綺，邢岫烟，一干姐妹都在屋裡，不見寶釵，寶琴，迎春。三人，宝玉此時喜的無話可說，忙給賈母道了喜，又給邢王二夫人道喜。一一見了眾姐妹，便向黛玉笑道：「妹七身。」

歇可大好了黛玉也微笑道大好了所見說二哥七身上也欠安好了麝玉王道可不是我那日夜裡忽然心裡疼起來這幾天剛好些就上李去了也沒能過去看妹妹黛玉不等他說完早扭過頭和探春說話去了鳳姐在裏下站着笑道你兩個那裡像天天在一處的倒像是客一般有這些套話可是人說的相敬如賓了說的大家一笑林黛玉滿臉飛紅又不好說又不好不說遲了一回見總說道你懂得什麼眾人越發笑了鳳姐一時回過味來總知道自已出言昌失止要拿話岔時只見宝玉忽然向黛玉道林妹妹你瞧共兒這種昌失兒說了這一句方想起來便不言語了招的大家又都笑起來說這從那裡說起宝玉也摸不著頭腦也跟著訕訕的笑宝玉無可搭越因又說道可是剛纔我聽見有人要送戲說是幾兒大家都歇著他笑鳳姐見道你在外頭所見你來告訴我們你這會子問誰呢宝玉得便說道我外頭再去周上去晉母道別跑到外頭去頭一件看報善的笑話第二件你老子今日大喜回來碰見你又該生氣了宝玉答應了個是總出來了這裡賈母因問鳳姐誰說送戲的話鳳姐道說是舅太爺那邊說後兒日子好送一班新出的小戲兒給老太太老爺太太賀喜因又笑着說道不但日子好還是好日子

說說著這話却瞅着黛玉笑黛玉也微笑王夫人因道可
是呢後日還是外甥女兒的好日了呢賈母想了一想也
笑道可見我如今老了什麼事都糊塗了虧了有我這鳳
丫頭是我個給事中既這處着狠好他舅七家給他們賀
喜你舅七家減給你做生日豈不好呢說的大家都笑起
來說道老祖宗說句話兒都是上篇上論的怎麼怨得有
這麼大福氣呢說着黛玉進來所見這些話越發樂的手
舞足蹈了一時大家都在賈母這邊吃飯甚熱鬧自不必
說飯後那收謝恩回來給宗祠裡磕了頭便來給賈母磕
頭點着說了幾句話便出去拜客去了這裡接連着親戚

族中的人來去忙鬧七穢七車馬填門貂蟬滿座真是

花到正開蜂蝶鬧 月逢十足海天寬

如此兩日已是慶賀之期這日一早王子勝和親戚家已
送過一班戲來就在賈母正所前搭起行台外頭爺們都
穿著公服陪侍親戚來賀的約有十餘桌酒裡面爲著是
新戲又見賈母高興便將琉璃屏隔在後廈裡面也擺下
酒席上首薛姨媽一桌是王夫人坐琴陪著對面老太太
一桌是邢夫人岫烟陪著下面尚空兩桌賈母叫他們快
來一同兒只見鳳姐領着衆丫頭都簇擁着林黛玉來了
黛玉略換了幾件新鮮衣服打扮得宛如嫦娥下界含羞

帶笑的出來見了眾人湘云李紋李紈都讓坐上首座黛玉只是不肯賈母笑道今日你坐了罷薛姨媽站起來問道今日林姑娘也有喜事麼賈母笑道是他的生日薛姨媽道咳我倒忘了走過來說道恕我健忘回來叫宝琴過來拜姐姐的壽黛玉笑說不敢大家坐了那黛玉留神一看獨不見宝釵便問道宝姐上可好麼爲什麼不過來薛姨媽道他原該來的只因無人看家所以不來黛玉紅着臉微笑道姨媽那裡又添了大嫂子怎麼倒用宝姐上看起来家來大約是他怕人多熱鬧待來罷我倒怪想他的薛姨媽笑道难得你惦记他上也常想你們姊妹們過一

天我叫他來大家叙上說着丫頭們下來斟酒上菜外面已開戲了出場自然是一兩齣吉慶戲文及至第三齣只見金童玉女旗旛宝幢引着一個寬裳羽衣的小旦頭上披着一條黑帕唱了一回見進去了衆皆不識聽見外面人說這是新打的蕊珠記裏的冥昇小旦扮的是嫦娥前因墜落人寰幾乎給人爲配幸虧觀音點化他就未嫁而逝此時昇引月宮不聽見曲裡頭唱的人問只道風情好那知道秋月春花容易拋幾乎不把廣寒宮忘却了第四齣是吃糠第五齣是達摩帶着徒弟過江回去正扮出些海市蜃樓好不熱鬧衆人正在高興時忽見薛家的人滿

頭汗聞進來自薛蝌說道二翁快回去並裡頭回明太太也請速回去家中有要緊事薛蝌道什麼事家人道家去說罷薛蝌也不及告辭就走了薛姨媽見裡頭了頭傳進話去更駭得面如土色卽忙起身帶着宝琴別了一聲卽刻上車回去了弄得內外愕然賈母道偕們這裡打冤人跟過去所到底是在麼事大家都関切的衆人答應了個是不說賈府依舊唱戲單說薛姨媽回去只見有兩個衙役站在二門口幾個當鋪裡夥計陪着說太太回來自有多理正說着薛姨媽已進來了那衙役們見跟從者許多馬婦簇擁着一位老太太便知是薛蟠之母看見這個

源派也不敢怎樣只得垂手侍立讓薛姨媽進去了那薛姨媽走到所房後面早聽見有人大哭却是金桂薛姨媽趕忙走來只見宝釵迎出來滿面淚痕見了薛姨媽便道媽上听了先別着急辦事要緊薛姨媽同着宝釵進了屋子因爲頭裡進門時已經走着聽見家人說了嚇的戰戰兢兢上的一面哭着因問到底是何誰只見家人回道太太此時且不必問那些底細憑他是打死了總是要償命的且商量怎樣辦纔好薛姨媽哭着出來道還有什麼商議家人道依小的們的主見今夜打點銀兩同着二翁趕去和大爺見了面就在那裡訪一個有斟酌的刀筆先生

許他些銀子先把死罪撕擄開回來再求賈府去上司衙
日說情還有外面的衙役太太先拿出幾兩銀子來打
了他們好趕着辦事薛姨媽道你們找着那家子許他
送銀子再給他些養濟銀子原告不道事情就緩了
在簾內說道媽上使不得這些事越給錢越鬧的
剛聽小廝說的話是薛姨媽又哭道我也不要命了
趕到那裡見他一面同他死在一處就完
寶釵急的一面功一面在簾子裡叫人快回二爺
辦去罷了頭們捲進薛姨媽來薛姨媽往外走
寶釵道有什麼信打死人即刻寄了來你們只管
在外頭照料薛姨媽答應着去了這寶釵方勸薛

姨媽那裡金桂趁空兒扒住香菱又和他噯道平常你們
只管誇他們家裡打死了人一點事也沒有就進京來了
的如今玳瑁的真打死人了平日裡只講有錢有勢有好
親戚這時候我看看也是唬的慌手慌腳的了大爺明兒
有個好交兒不能回來時你們各自幹你去了擗下我一
個人受罪說着又大哭起來這裡薛姨媽聽見越發氣
的昏昏急急的沒法正鬧着只見賈府中王夫人早打
死了頭過來打听來了寶釵心知自己是賈府的人
一則尚未提明二則事急之時只得向那大了頭道此時
事情頭尾尚未明白就只聽見說我哥上在外頭打死了

人被縣裡拿了去了也不知怎麼定罪呢剛纔二爺纔去
打听去了一半日得了準信趕着就給那太太送信去
你先回去道謝太太惦記着底下我們還有多少仰仗那
邊爺們的地方那丫頭答應着去了薛姨媽和宝釵在家
抓摸不着過了兩日只見小厮回來拿了一封書交給小
丫頭拿進來宝釵拆開看時書內寫着大哥人命是悞傷
不是故殺今早用料出名補了一張呈紙進去尚未批出
大哥前頭口供甚是不好待此紙批准後再錄一堂能鼓
番供得好便可得生了快向當舖內再取銀伍百兩來使
用千萬莫遲並請太太放心餘事問小厮宝釵看了一一
念給薛姨媽听了薛姨媽拭着眼淚說道這么看起來竟
是死活不定了宝釵道媽且先別傷心等着叫進小厮來
問明了再說一面打發小丫頭把小厮叫進來薛姨媽便
問小厮道你把大爺的事細說與我听小厮道我于那
天晚上所見大爺和二爺說的把我唬糊塗了未知小厮
說出什麼話來下回分解

五
五

